

刊文海披沙序

謝在杭五雜組贈灸於世余蚤歲喜之不釋手
中曰嘗著文海披沙思一觀其書而不得一日
見掃水先生談次及之先生曰何諫之不早往
年西京書賈携一本來眎我師父取而觀之遂
命小子騰寫賈曰方嚮某藩既成賈矣遞送有
期不得遲緩時某以捷筆自負限以二晝一夜
草二畢業書賈凌晨來促未暇考訂東諸高閣
二十有餘年矣幸有吾子之需方欲以校正之



任試吾子之技如何余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及閱其書言簡意長大愜素聞只以當時迅筆
寫故字畫多缺誤至其甚則有不可下句讀者
僅二釐定以時先生先生頗稱善焉後看百川
學海收載此書但抄數段而已因知此書之倍
可珍歆更繕寫以藏于家先生曰此書固海舶
不多齋來本邦未有刻者今梓以與同志不亦
善乎吾子已躬校正之勞豈冠一辭於卷端余
曰諾哉世故紛々蹉跎歲月頃天久旱秋暑如

焚早起觀易玩象忽覺毛骨烈凜耳邊錚々恰
如在深山幽谷澗石之間又如入金房曲室與
神仙接四眸視之一片過雲雨沛然濺下芭蕉
舞風蕙蘭送芳清麗滿懷昨日湯鑊之苦如今
烏有可謂無明即法性矣時戶外履響凡々匪
直也人果見掃水先生來過欣然迎引共賞新
涼因校先師遺書載寧馨兒引文海說余恍然
憶昔日之言曰於乎余何初不能忘之深而今
忘之之頓哉季路豈容有宿七八年前之諾邪

共發一笑近日閱說郭正續編大都涉獵昔日之難句讀者稍易屬讀間與鄙見暗合蓋無欲速之戒夫有以矣因憶凡天下事得失每相倚寔塞翁之馬哉重加校正聊叙其所從來授諸剞劂氏世間未刊之書固多矣今獨拳之于此書者何也寧為其博通大雅獨雄今古乎將為其識密鑿朗言獨與神會乎寧為其文章之奇獨軟泄玄黃英華而形寫人紀倫則乎將為我夙用力之勉焉而嗜好之獨深乎寧為明氏

名家如空同觀微秦龍草木咸不足取而謝氏獨拔萃而得精乎其然豈其然乎余喜在杭者蓋喜其氣象爾夫訓詁文辭可以工致微言妙理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氣象自然佳處難以力致矣非夫善養浩然常使胸府間至大至剛綽綽有餘者安能至于此境耶然是可以智識者不可以言說解具眼者自知焉嚴滄浪曰詩有三昧在杭所云、殆得其三昧者邪
寬延三年歲次庚午中秋後二日書於乙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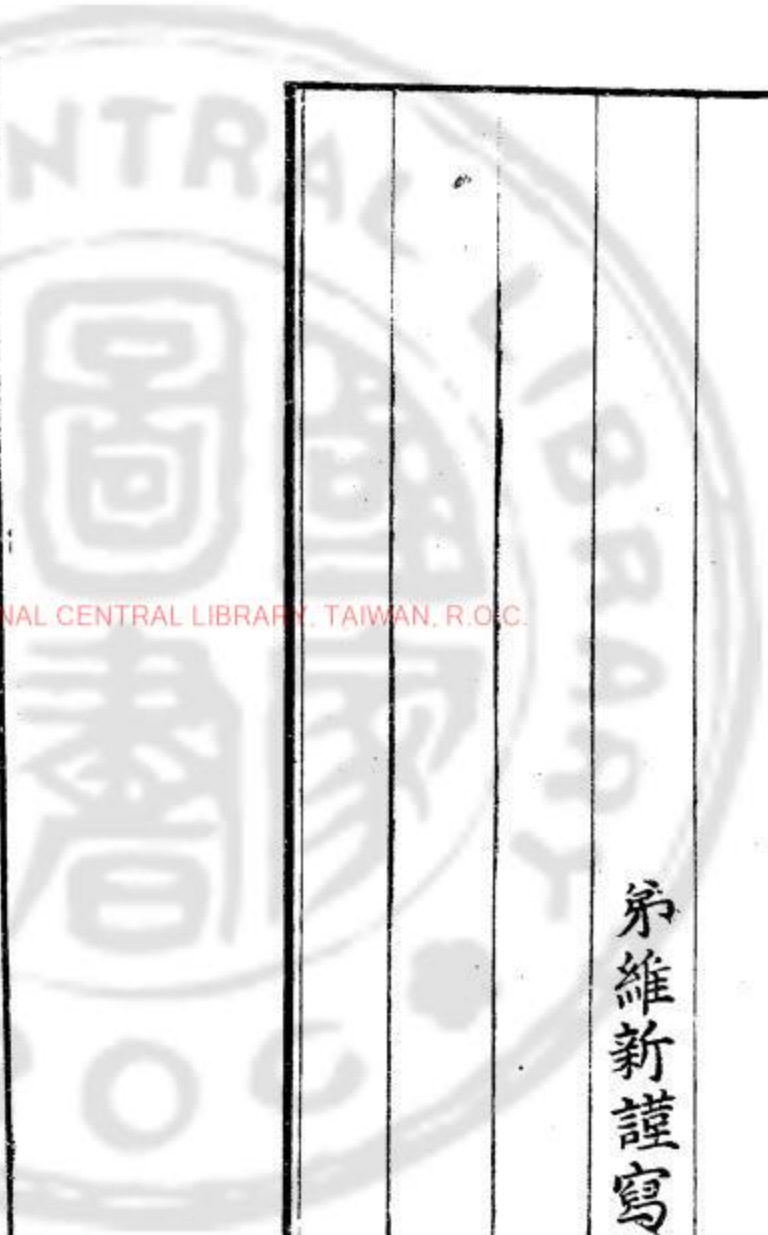
潮菴中

洞津魚目道人

弟維新謹寫

文海披沙序

昔稱齊澣知今高仲舒知古即世之博
 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
 代堦戶曠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
 象謠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
 津要蹇其劣藻者哉起部謝君在抗起
 自晉安蔚為名士亦言亦史學不局於
 方體既博既精識欲遍乎滋略凡所綴
 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



應揆筆而綺繡錯其下茲諸作業已起
七子而騁譽為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
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
盛也法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
余為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
光汎滄溟而觀明月只藻私於朱紫囊
括埒於羽陵泚洞心駭目之觀非僅一
會粹叢殘為小說之麗而已余謂研味
此編有三益焉蓋彈力錯綜隨方浚瀝

即皇覽要畧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
不據摭可以折羣言之裒望果然之腹
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
乃遇見睿觀無不疏記可以悔考代之
文獻廣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怪激奇曲
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罟羅不遺激感應
之不虛激中人之為善不藉弼刑默禪
此教三也此非凌高鑠齊涵今茹古挾
寶雞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鑒何以辨此

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為宗注心典要
不以繁詞為貴注之掘井可以及泉披
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
闡篋笥以擬心神持消塵而側海嶽維
輓益者之數竊附同心之言輒序簡編
寄其仰止云爾

萬曆辛亥孟秋澹園居士焦竑著

文海披沙後序



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三代尚矣
漢魏以來各伸其所見率一家言
列諸藝文者汗牛充棟何得無涯
溪辟法海之深廣苟不得觀其瀾
之影則弗至洋而退去幾希矣
嘗購文海披沙讀之乃明謝在杭氏

之所著也。楊權士今包括乾坤。索
隱探賾。而文辭流焉。奇而不僻。簡
而不沈。乃事物之具見焉。實親文
海以瀾之術也。而識見高遠。義論
精確。乃趣探覩焉。故讀者如披沙
見金也。文海披沙之目。稱焉。嗚乎
三代尚矣。漢魏以來。各伸其所見。

第一家言。列諸藝文。去汗牛充棟
雖各有所長。然余所嗜。惟五雜
俎典新書。已每展讀之。手不能釋。
輒至巨病。巨食。而五雜俎業已外
于世。特斯書未梓。外是以不釋。然
于懷云。頃書林某來。告其繡梓。且
請之。序。余嚮往。海內。文海僻私也。

久之。今聞此書而後喜可知也。乃
綴數言為序。
寶曆己卯孟秋

太室幡父華撰



弟君美書



支海披沙序

古之名人期乎不朽隨時記述使有裁成是故
片言堪採掌理亟披異語可聞鉛槧必摘窮年
且歲快要釣玄筭彼紺珠方之竹箭可謂不虛
七尺無假百城者矣余友謝君在杭天才卓朗
結撰環奇陳思七步未足云多惠子五車方斯
未富功勤深翰業擅殺青復著一書名曰支海
披沙要杼獨得兼披前言無處不佳時時見寶
譬之旃檀以屑卽是名香絳雪充囊並稱上藥

夫海披沙 序
蓋玉露之未及嘗而丹鉛之不遑掇者也夫用
之而當則芣苢以生言之而然則廢疾以起故
曰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矣必盡作濂洛先生語
迺始行遠哉昔仲任論衡中郎藉爲祕玩子雲
玄草桓生歎其絕倫在杭此書度越二子余故
序而傳之用貽同好無獨知時爲絕倒之資庶
免素餐之媿云爾
萬曆己酉歲暮春友弟福唐陳五昌伯全題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一

秦淮海語

人幸不幸

武人能詩

文人妬忌

論衡相背

漢時四諱

鬼憎學問

文士苦心

焚書坑儒有本

異域君臣

賈誼

劉媪

湖目

水在天外

秦繆

項橐

將無同

姓名杜撰

崖蜜

書不妄改

雞骨支牀

有指不至

融結

曹娥碑

版築

宋人釋書

宋禕

狼

蔡邕

避諱

髯奴詞

平陽公主

殿試角力

箇岸

平原君

龔遂趙充國

古人名姓

鶉梧下

二千石

物有本末

大樹將軍枯松大保

朱浚

鳳事二異

古人服善

又

為善為惡

暉目陰諧

吳異

五弧

文海秘笈
卷之四
梯水子曰箇弁恐誤箇奔箇箴同管奔同
奔負管奔走跋澁也謝標二字何沒說耶
又曰風俗通收之愆禮按禮知死不知生
傷而不弔徐子或不識子琰則何須問勞
應劭之糾之何也謝蓋欲辯駁不及也

平風書

平風書

謝標

謝標

文海披沙卷之一

秦淮海語

晉安謝肇淛著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善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



文海樓抄 卷一
常廢於善忘，嗟乎敗慧業者，此二物也。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稿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艸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真娘、蘓小鶯、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喜談樂道，卽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於亾國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授軫、伍員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

名者，徃徃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武人能詩

古人武夫健卒，皆能詩，能文而不以學問顯，項籍學書不成，一生軍旅，至垓下悲歌，幾與易水爭衡。樊噲鴻門宴上排闥，禁中匆匆數語，盡若夙構。馬援知伏波將軍及城臯令，印文有誤，張飛刁斗銘文，法書法俱稱合作，符堅老羗而有商風隕秋籜之句，高敖曹目不知書而爲勅勒歌，聲氣悲壯。曹景宗競病兩語，休文心服。曹翰

以蟠花舊戰袍語得轉官此等學問皆從何處
得來豈非釋氏所謂夙根者耶

文人妬忌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衛夫人見王右軍
筆法而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鍾繇見蔡中郎
筆法拊心嘔血李白見崔顥詩有恨不捷碎黃
鶴樓之語唐柳信言聞蕭欿死屈一腳而跳連
呼曰獨步來獨步來至於馬融忌康成之能而
欲追殺之甚矣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掊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
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
應奇異黃金先爲酒尊後爲盟盤動行入淵黃
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艸皆以爲實前
後之言自相悖舛此豈足爲帳中秘哉

漢時四諱

漢時有四諱一曰諱西益宅而益宅謂之不
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頭是其遺意也二曰諱

被刑爲徒不上丘墓此諱今人無之但欲使子孫體愛全歸不令虧損其意善矣而非所論於無辜受刑者也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踰月乃入今但賽祀及道流上帝漁人下海則忌之餘不爾也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殺父與母今不諱也唐時正五九月不行刑曰三長月社日停針線今亦無之今人諱最多而其大者則正五九不

上官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出行月建月破日不舉事動作忌大歲所在然達者徃徃不忌亦無他患近有一二縉紳拘忌之極每日出行宴會亦必擇方向吉利而禍敗更自不少膏肓之疾終不可醫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揚子雲作大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

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邪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士苦心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揚雄有夢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廁溷皆置筆研周大朴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

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臥孫敬折椀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爪鎮心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焚書坑儒有本

秦之禍天下至焚書坑儒烈矣而不知實本於商鞅變法之初鞅之言曰無以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勉農而

不偷又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知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生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夫重農抑商可耳乃并民學問而禁之豈欲愚其耳目而後驅之戰耶故又曰民愚則智可以王鞅之大旨若此是以始皇李斯襲而用之豈知有不讀書之劉項耶

異域君臣

晉李暹據涼州好尚文典書史有脫落者躬自補葺從事欲代之暹曰所以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耳其臣燉煌劉昞尤手不釋卷暹謂之曰卿注記篇籍白日宜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聖人猶不知老之將至昞何人斯敢不如此以異域之君臣值兵戈擾攘之際而好尚如此亦足喜矣因知雞林之購元白高麗之乞歐書不足爲異也

賈誼

賈誼出傳長沙人皆以絳灌爲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爲長沙大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傷爲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猶蒙譖賢之名何歟宋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指此而王俊儀困學紀聞以爲考漢史無

鄧通事豈偶未之見邪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嫗之稱也注云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身爲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祖爭辯亦大憤憤

湖目

酉陽雜俎魏元翻泛蓮子湖庖人作魚羹不就令取洛水爲之遂成清河王問之曰可思湖目

既散清河終不曉湖目之義以問房叔道曰湖名蓮子藕能敗血故爾湖目猶言湖名也楊用修藝林伐山直以湖目爲蓮子豈上下文章未之浚考耶

水在天外

抱朴子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此語恐誤當曰水在地外天在水外貯水而浮地者天也天一生水豈水之功用能過於天哉

秦繆

古謚法穆與繆通用秦繆魯穆關壯穆是也王充論衡謂繆者誤亂之名應劭謂秦穆所爲不善故謚曰穆皮日休秦穆公論皆以繆爲繆戾之繆非也

項橐

項橐年十二而爲孔子師聖人博學無常師卽學琴問禮問官皆師也符子記項託詆訛孔子之言文飾之詞也故皮襲美直爲無項託

將無同

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也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爲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爲初竊恐未安卽仁寶以將無同爲不同尤失語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卽承響回棹是也

姓名杜撰

古人姓名有正史所不載而家小說杜撰爲

之者後之人習而不察傳以爲真如蒼頡姓侯剛氏神農母名女登帝摯字青陽許由字仲武鬼谷子姓王名詡彭祖姓錢名籙孤竹君姓墨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名巫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莊周字子休杜康字仲寧漢高祖太公名熒字執嘉兄仲名喜項伯名纏四皓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郭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述字元通蜀楊王孫名貴壺關三老姓令狐

名茂甚矣人之稱異也至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舩神名馮耳火神姓宋名無忌月中人姓吳名剛東王公名槐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灶神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鄉忌有女六人皆名察五岳四瀆之君及夫人皆有姓名則神亦僞爲之姓名矣至於連山三墳則系其書而僞之矣孔子所以嘆史之闕文也有以夫

崖蜜

蘇長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者蜂於石崖上作蜜晉陸士衡詩崖蜜珠滿簋杜少陵詩崖蜜松花熟是也冷齋夜話以崖蜜爲櫻桃不知何據野客叢書亦宗其說戴仲培鼠璞又引南海志有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豈以昔人有棗子甜多時之說故必求菓類以實之耶況蘓公性嗜蜜此尤一證書不可妄改

古人書中語有本自平易而後人以意妄改者

春秋星隕如雨此常言耳而釋者改如爲而有
何意義蕪秦寧爲雞口母爲牛後此自諺語易
曉且韻亦叶而必改爲雞尸牛從何其艱且晦
也落霞孤鶩自是綺語而釋者以落霞爲飛蛾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韻語也而必改
雨爲兩殊費解釋借書一唯還書一唯此杜元
凱戒子書勿借人而引諺後人轉改爲癡又改
爲靦爲鴟愈改而義愈遠醉如泥此口頭語也
而必解泥爲無骨蟲無羔者無憂患也而解羔
爲獸名則齊后問歲無恙豈獸能食歲耶風馬
牛言風與馬牛遲速不相及耳而解爲牝牡相
交天子呼來不上船本謂登舟也而釋船爲衣
領小兒識字強作解事語不知適見笑於大方
也

雞骨支牀

王戎雞骨支牀注者不解所以後人讀者釋有
二義一云飲酒食肉所棄雞骨至可支牀一云
瘦骨若雞僅堪支持牀上二說覺後者爲長

有指不至

莊子曰有指不至有目不見世說客有問樂令此語者樂不復解但以塵柄閣几上云云柄至几上可謂至矣而復可提而去之則未爲至也蓋有指則有形有形則可以至亦可以去惟無形之至莫能去之方爲至耳今世說本作樂令旨不至者遂令人讀之茫不可解

融結

宋孝宗問王過曰李融何以字若川過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大悅世但謂過此對出於一時捷給之語不知元結實有弟名融字季川過之言自有所本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按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卽劉孝標注亦疑此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琰庄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

於理爲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爲陳太丘碑當亦以前事予看故更之耳不知黃絹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版築

書曰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聖賢未遇自無常處舜不厭耕稼陶漁傳又何以版築爲諱宋人乃必釋築爲居過矣

宋人釋書

古人文字使事亦有不經意語或隨俗語本無

浚味者至宋人解釋苟搜遠引紛拏蜂起然竟無一定之說如釋甘泉賦玉樹青蔥史記左右袒漢書罌罌杜詩綠沉槍烏隗等語皆千餘言令人厭懣何益於事

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一云姊子有國色善吹笛晉明帝幸之疾篤以賜吏部尚書阮遙集者世說稱爲王敦妾後又屬謝尚不知一人耶二人耶劉注宋禕未詳則又失於浚考矣按謝

尚又有妾阿紀善吹笛尚死守志爲尼中郎綱
彙以計得之則阿紀之笛當是宋禱所教也

狼

禽獸中爲人口實者多矣然皆美惡相半卽狗
彘亦然惟狼最多而皆非美稱言殘忍曰豺狼
曰虎狼聲不美曰狼聲毒曰狼毒狼曰狼狼有
反相曰狼顧無義曰中山狼恣食曰狼貪無厭
曰狼貪製肝曰狼跋奔走曰狼竄不檢曰狼籍
又曰狼戾失次曰狼狽疾曰狼疾邊警曰狼煙
桃鬪曰狼子野心賊星曰天狼丘墓精曰狼鬼
察賊蟲曰狼筋

蔡邕

楊子雲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
公之懿也至今文士皆爲口實余讀蔡中郎集
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詞甚詳切謂卓生
應期運氣稟山岳黜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
讓在乖羣生仰望之心宜益隆委任責以相業
之成此等議論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犯

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等耳懼勢畏死乃
卒不免身名俱隕悲夫

避諱

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改相沿至今
習以爲常然有必當改正者秦始皇諱政今猶
謂正月爲征月吳主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爲
念漢文帝諱恒今猶以恒山爲常山安帝諱慶
今猶以慶湖爲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
春爲富陽唐世祖諱虎猶以虎林爲武林王館

諱會今猶以會稽爲鄮稽世代已更而諱名不
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諱而令蒯徹名
通以漢明帝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名
灘名俱從嚴以司馬昭諱而令王嬙易名明妃
以石敬瑭諱而令唐毅爲陶毅以宋孝宗諱而
令慎德秀爲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避
宋諱經書注慎字皆改從謹讀者熟而不察以
慎音謹者多矣國家偏名嫌名俱不諱而反從
先朝之諱可乎惜無一人昌言悉行改正始爲

一快耳

髯奴詞

黃香髯奴詞云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卽擇尊貴者尚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主旣嫌衛舊爲我家馬前奴矣卽擇廷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

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樂大方士猶得尚公主其婿青又安足怪

殿試角力

宋文帝與羊玄保賭玄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等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

爭之嗣宗得勝遂爲第一而識居第二級業之
主亦爲此兒戲舉動耶涑水紀聞云嗣宗與趙
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四年胡
且榜第二人也

箇昇

風俗通載豫章徐孺子爲太尉黃瓊所辟初不
答命瓊薨旣葬負箇昇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
無有譏刺事訖去

平原君

平原於四豪中稱劣一詘於信陵再屈於春申
然其譽不少損者何也善乎其對秦王之言曰
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夫魏
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凜
凜數語千載之下尚能動人況在當時唐人詩
曰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龔遂趙元國

龔遂入朝王生戒之曰天子卽召見問何以治
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旣召

文海披沙 卷一
見如王生語對上曰嗟乎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趙充國平羗自金城還入朝或教充國如王
生指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之功以欺明
主卒以其意對上亦是之兩人意見不同如此
龔近於諛趙近於伐然龔治行也不妨歸美於
上趙軍務也利害機宜豈可避嫌而不言故余
謂兩人皆長者也

古人名姓

古人複名複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慕

藺相庾信詩無復申包王摩詰詩人疑列禦至
杜詩劉牢出外甥則名可刪也杜詩云日下孫
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樂
羊終媿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人文字改不拘
拘然終爲白璧之微瑕

鵝梧丁

宋太學生張行簡醉臥西湖爲女恠所迷要與
入城婦曰可尋鵝梧丁二枚貼於錢唐門則吾
得人矣張曰何物曰杖瘡膏藥也如其言遂偕

入城事見玉照新志此名甚新爲拈出之

二千石

二千石石字卽古鈞石之石五權之名北人多讀作且音非也漢明帝起居注上命虎賁王吉射鳥吉祝曰鳥鳴啞啞入聲引弓射之中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又皇甫規傳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則石音如字久矣桓玄謂劉毅家無擔石沈存中筆談謂一斛爲一石則石非擔又明矣

物有獨異

天下溫泉皆作硫黃氣獨黃山溫泉無氣天下瀑布皆有聲獨鴈蕩瀑布無聲天下海棠皆無香獨昌州海棠有香天下鱸魚皆兩腮獨松陵鱸魚四腮

大樹將軍枯松太保

後漢光武諸將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

謂之枯松太保二者可謂的對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諳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其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諛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但知朱萬拜而不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鳳事二異

偶徵鳳事耳目所睹記者多矣其中有二事最異今錄於此以資談柄金太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卽有鷲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鹿廕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

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溝澮，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煨之，化爲金蟬，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矣。西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一異也。

古人服善

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靈光賦，成中郎輟筆，平叔一見，輔嗣改注爲論，夏侯太初見三國志，遽壞己作，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坐罷唱，揚汝士蘭亭金

文海披沙 卷一
谷兩語元白不敢復加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相傳四世請趙子昂書子昂歎其精絕不敢落筆但題其尾如此氣味今人所無

又

載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悵然若有所失謝子微高才遠識見許劭十歲時便自推服田已見魯仲連終身不談崔羣與韓愈往還二十年不道文章劉整有雋才見蔡子呂在坐終日不安

爲善爲惡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勸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勸之曰慎勿爲善女曰當爲惡邪曰善且勿爲況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著

暉目陰諧

暉目知晏陰諧知雨暉目鳩也其雌者爲陰諧

吳異

吳之將亾，犬羣嗥而人淵，麇衡菹而適，粵燕雀剖而蚺蛇生，食蘼菹，蟬日浴清水而遇蜃。魚曰

出于賈誼新書全取成語

五弧

今人知有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東方之弧以稷，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彘。見新書

文海披沙卷一終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二

古帝王好尚

杜詩誤語

襲莊子語

窮困有命

自雨常雲

一丘一壑

郝昭韋孝寬

古人學專

高明不羈

優伶戲語

生不如死

論衡

薺芬

苗而不秀

鐵袈裟贊

詩話

蔡洪語誤

伊蘭

梁孝王

竊古人書

十二流

羹名

末藝有悔

花飛引

樵談塵談

劉向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溫泉寒火

婦人能文

羶根

人與物交

詩讖

左右袒

觴政

黃梁夢

又

陶穀

張祿

一枝梅

鯢魚

狐刺

雞廉虎飽

兼官

千字文

蜥蜴

禍無小

虎曳鳥柝

二尺四寸之律

終古向藝

文海披沙卷之二

古帝王好尚

晉安謝肇淛著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兒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偽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羣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丁晉公鎮金陵陛辭真宗出周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勝處張之丁遂張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賞心亭唐武宗怒一宮嬪得柳公權一詩便賞其罪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朶挿幘頭上挿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袖口宋高宗聞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云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曰昨冷泉之遊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乃壘石引泉像飛來峰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

幅乃圖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尚有古交泰之風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非走事乃吹笳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褒似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楊

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顥好不忘又何顥引興
孤何顥素不聞佞佛軒墀曾寵鶴鶴乘軒且非
軒墀也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倣詭可喜後齊
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爲寶錢
倣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二條帶
與卿不同倣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
條楊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鬼神使之徒
令千古搯腕且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素
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之
語見攢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祓河賦
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不
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巢
無主不蒙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見

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客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向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寶

藏草撥一方官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遽陟相位豈非天乎

自雨常雲

唐王鉷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雁蕩常雲峰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

建日月之旗，驟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有所本也。

郝昭韋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韋孝寬之守赤壁，以孔明高歡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爲力，而二君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尅，故愈覺其難。耳若神聞，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絕，卽張許不

免，屈於子奇，況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事精專，其一庄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羲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是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既學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韮線，無一條長單，盡一生身名，俱敝。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徃徃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化回頭是岸楚莊齊威一言與霸周處戴淵皆以椎埋之雄卒成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彼斤

斤自守號謹厚者卽鞭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徃徃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爲迴波詞曰迴波爾持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祇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參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朴其首曰汝但坐

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太腦後可也一坐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人問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云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國朝保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爲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爲保國公蓋宅去矣憲廟時汪直用事伶爲醉人卧街上酤罵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寂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孝宗時程學士斂政主試鸞題優人扮提雞者曰此雞價直千金

一人曰何人雞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更啼耳程大赧顏求歸因事諷諫徃徃有獲罪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與

庄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王而既沒之後林木十里無復荆棘鳥巢關莊繆之賢不能保其首領其沒乃爲神禦灾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士爲蚊所嗜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運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

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湖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斃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陋矣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似於痴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爲夏蟲疑冰王子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而天赦之未可謂災惑徒二舍爲妄也太宗德政及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爲妄也東

海寬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爲妄也李
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爲妄
也至其死僞計鬼譏日辨崇詰術諸篇一洗世
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爲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菜毛詩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味苦按
廣爾雅芬荈蘆毛草也又云芬蘼水蘼也

苗而不秀

揚子雲之子烏童九齡而與玄文可謂夙慧然
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
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曰告子所斲其
手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
間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
實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
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
國朝如戴天賓劉子欽皆以髻鬣取高第自負
才名而皆無成大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袞袞贊

靈巖有鐵袞袞一具形質奇古不可名狀近時有監司爲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爲山靈懊懷因閱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爲韻栲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嘲之曰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入膽似天以舌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爲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於詩極尊少陵而口坡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吻耳何得夢見儀卿腳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語爲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爲可使和靖作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爲自與水相連以王觀游俠曲爲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影動搖句大似嚼蠶中語耳至評魯直食筍詩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者不得杜詩者邪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闍浮提竹筍衆人不知言此山中記是伊

蘭無有旃檀而伊蘭臭若胖屍薰四十里若有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爲極臭惡之草又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則伊蘭又似香草楊用修遠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

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闕而遺其寫，帝曰：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

死，而竊其中興書。宋齊丘竊譚子化書，而投之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爲，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章於江中，也亦然。

十二流

劉邵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

援引未嘗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哀
難厠伎倆之列昌國全才狼云口辨淮陰智略
屬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為屠伯矣以
術家任三孤將為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為群
枉之所讎功大而不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滷腸食
之謂之熱洛河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
董羹交趾俗牛羊膻臙略洗為羹名曰不乃羹

洛何當作羹

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鹿雞猪肉
和骨一益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為不錄羹

未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書
韋仲將書凌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
技唐閣立本奉詔畫灘鴻伏地吮毫意甚愧之
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為王門伶人
陸鴻漸為李二卿烹茶羞愧遂著毀茶論宋孫
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得

三本作李

文海披沙 卷二
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
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末藝而猶有後
悔若此然終是古人事今人則靦然以爲榮不
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畧三卷步驟屈宋幾若優孟於孫叔
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
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
蒼鵝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杳新知兮誰悅期

佳人兮奈何別

樵談麈談

歸有園麈談做樵談而作者也然樵談間雜道
學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麈談太熟世情
而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
未之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
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僭立冬將決兄陽

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
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
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其詩有金丹遇
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
懼誅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問耳蘓子由亦曾
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
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一櫃後爲顯華嚴長老
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矣范

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蘓子
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
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
有胡僧能咒人立死復咒卽生太史令傅奕曰
此邪術也邪不于正試使咒臣必不能行如其
言咒之奕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

快人意亦絕相類今人但知傳奕事而少有知
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爲蒲田尉嘗斷一僧獄僧
集衆揭袴咀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
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
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
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萃
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按蕭丘

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著木不焚又李元
陽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陰火
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則寒火世固有之
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蘓李爭衡
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
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
巖然潘陸唇吻也它如屢屢一歌垓下數語倉

文海披沙 卷二
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授所作皆定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用卽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琰了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飢餓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椽羶根數十椀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

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羴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寧州真寧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乞於市主簿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慳女與鷺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鳳交宇宙之中

何所不有

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寒臺後果
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
知金帝來爲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
皇子誦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
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
不敢吞 太祖甚不釋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
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

真有纖矣

左右祖

平勃左右祖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
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
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
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
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
已久矣

觴政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醕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黃梁夢

世人皆以邯鄲黃梁夢事爲呂純陽非也純陽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友得道而黃梁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憩肆中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

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子然立風雪中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世則呂仙又有二黃梁事矣

陶穀

陶穀於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病宦妓乞金鍾仕本朝則構禪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終命草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逢吉

意譖之，以至滅族。李後主，研有彈石，強取以去，怒其索而碎之，避石晉諱，改唐姓爲陶，終身不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教子，一字不成，而囑主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經，所引之書，強半烏有，文士無行，穀其最也。先後墓門屢掩，屢發，觸饕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雎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君，願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

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奈何？祿曰：秦四塞之國也，游官者不得入焉，願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書往，而大遇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君。孟嘗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
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
爲起於凱非也

鯢魚

嶺南有鯢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
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煮鯢魚南瑕子曰吾聞
君子不食鯢魚

狐刺

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見鹽鐵論

雞廉虎飽

當世貴鬻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
鷓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自揆羲和以
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
人實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傅
無有焉周公歿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蘓公以三公兼司寇，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不必備，唯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也。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搗泥。楊公談苑謂勅字爲梁

字，卽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鸞坡不名爲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答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爲勅矣。千字編次既出，帝命自應爲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清字與清字迥不同，竝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爲律呂調陽者，皆鑿而費解。

蜥蜴

蜥蜴守宮。蝮蟻。虎世皆混，以爲一。卽爾雅亦云然。其實非也。在塵曰蝮。蟻常近人，無毒。尾擊之，輒斷。在地跳躍不止。兒童多狎之，以其食蝮，故名蝮。虎以其出入宮室中，故名守宮。或以爲血可塗宮人臂，使無異志，謂之守宮。此一種也。在艸曰蜥蜴，有毒，甚於蛇。又名蛇醫。毛詩胡爲虺蜴是也。守宮多而蜥蜴少。守宮親人，而蜥蜴畏人。俗言蜥蜴與龍爲親，家能致雨。宋熙寧中求雨，按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小兒持

柈枝咒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滄沓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以蝮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咒曰：冤苦冤苦，我是蝮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得民而牧。長主、吏之外師、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防，患澁矣。語曰：禍無小，害無大。包胥一身足以復楚楚，雖三月可以亾秦。尉陀田橫，孫策之輩。

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
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侔人主東漢大學三
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爲驅
除之資故漢武帝徙富人以居茂陵徙豪傑於
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躋於山而躋於
堦

虎曳鳥析

鹽鐵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鳥析此與鳥合
瓦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
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鐵論有二尺四
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亾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亾太
史向藝先歸於周

文海披沙卷之二終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三

寢忌

五土

孕異

物類相伏

慕古人名

當局者迷

氏族

擇術

穆寧

盤古

婦人識鑒

司徒甲

相權

嘯旨

評量彼已

草異

雷擊人

釋常談

科場之法

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偶不以類

樹衣

夏雪夜日

芙蓉

谷聲

用筆之異

異蹟

歌姬乞食

食異

不妄稱人

武官不識字

取人以貌

畫病

文士當韜晦

定數定知

參同契

物作人言

君相造命

報應之說

詩文書畫

硯墨紙筆

治病太賊

賢愚不係世類

執金吾

疑能生病

孕異

比戶錄曰孔雀不必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爲雌雄缺鼻曾無牝牡師曠禽經曰鶴以聲交而孕鵠以音感而孕白鷓相視而孕鳩鵠睛交而孕蝴蝶絡繹皆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漫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漿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柱而孕漢史滿女飲書佐

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物類相伏

鵠飛則蜮沉鵠鳴則虵結白蟻聞竹雞聲輒化爲水煮羊以鼪煮鼈以蚊鶴禹步而致虵啄木畫字以出蠹

慕古人名

司馬慕藺而名相如元歡因蔡而名同雍袁粲仰慕奉倩陳武自比中郎文紀希蹤張綱李預

襲跡元凱然俱徒慕其名而實不逮惟范之希
文真之希元庶幾近之至於晉卿十子皆同帝
王之名齊丘超回敢犯聖賢之諱向栩弟子顏
冉由賜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劉乾字天抑
又甚焉

當局者迷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
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

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
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
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壻知之潘炎
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
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氏族

自宋以前氏族之品最嚴故侯景欲婚王謝武
帝以非偶抑之崔盧李鄭雖累葉凌遲猶恃世
望嫁娶必多取貴李義府既貴乃與趙郡敘昭

穆後魏太和定望族以隴西李寶等七姓唐以
滎陽岡頭等四姓爲鼎甲皆不與下姓婚嫁族
望之興於此爲盛故李楨謂爵位不如族望官
至方岳惟稱隴西宋頗不論至今日而漸盡矣

擇術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
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
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
身死盜手黃公以赤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

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暄以狎致位
而卒以狎悸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
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也

穆寧

楚王食菹而吞蛭昭明得蠅而置梓不欲以口
腹罪人也郭林宗令魏德公作粥而擲杯呵之
雖寓教誨亦似已甚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
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

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
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美以爲行有重賞
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一時聞
傳以爲笑柄此等舉動猶以家法見稱何耶

盤古

今人皆言盤古分天地徐整三五曆記曰天地
渾沌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地開闢萬八千歲而死五運歷年記亦載盤古
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嘘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

爲書閉目爲夜骨節爲山林腸爲江海毛髮爲
草木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塚述異記亦
云南海有盤古塚成都有盤古廟湘鄉有盤古
村會昌有盤古山荊州風土記以十月十六日
爲盤古生辰夫生有日死有塚則非甚渾沌之
世也然遁甲開山記曰厲山分布元氣則厲山
氏又當在盤古之前矣

婦人識鑿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

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
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
杜裴延賞之妻鑑拔韋臯丁孟陽夫人知杜黃
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
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司徒甲

孟嘉以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漸近自然
裴洛兒彈琵琶廢撥用手識者賞之乃妙伎彈
箏多用銀甲唐李沂公因患代指新甲未完援

琴欲泛削竹代之人爭倣效至目曰司徒甲斯
效響之過矣

相權

唐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訪不之見贈河北一
函書啓視唯署名而已帥得書大驚立贈絹千
疋明張江陵作相有父執歲貢入京老矣見張
張曰君年老卽得美任所獲幾何不若在此少
盤旋橐中可富也留之竟日夜分始出翌日其
門如市餽遺數千金遂致仕而歸

嘯旨

嘯旨一書不言何人所作或云未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其言嘯法甚備然不可得而傳也其言西王母以授南極真人授廣成子尤爲誕妄不經既云舜禹之後其法廢矣乃流雲篇又謂聽韓娥之聲而寫之韓娥戰國時人寫者何人也既云阮籍之後湮滅不聞矣又云籍傳寫其音謂之蘇門今所傳者卽是不知籍後傳之者又何人也且古人以嘯爲常非絕藝也召南謂

其嘯也歌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漢成瑨坐嘯劉越石登樓長嘯胡賊淒然劉真長長嘯老嫗樂聞豈可謂舜禹之後直至孫阮乎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聲入雲際謂之哀松之梵唐時峨眉陳道士及廬江有重囚皆以善嘯名陳聲如霹靂囚上徹雲漢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聞五十里亦未可謂阮籍之後無其人也

評量彼已

凡評量彼已先要自知而又知人毫髮不爽使

千載之下傳爲確論如王珪歷數在廷諸臣得失聞者心服鮮大紳評李至剛諸人身沒之後仁廟猶思其語至於詩文無形尤難模擬黃涪翁贈東坡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虞伯生謂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美女簪花愚集如漢廷老吏公論亦以爲然王元美雜詩云老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生紫瀾若問濟南奇絕處峨嵋天半雪中看可謂善方入矣學齋佔俾乃謂曹

鄴有風而楚無風黃詩爲自負而譏坡公詩不入律失之鑿矣

草異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芭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齒痕有情耶無情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雷擊人

萬曆戊申三月初二日福郡連朝陰雨至日尤甚雷聲轟然亦不甚震有泥水匠在東門外擊死書其背云前世毆死父因記宣和間濰州屠者宰猪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夫不孝二世為猪可也殺父逋至再世而後擊之不亦晚乎

釋常談

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鵝為右軍筋為趙達盲為小冠子

夏癭為智囊醉為倒載覓食為彈鋏左遷為盤庚子死為喪明聾為齷齪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為觀其引負荆一段語真打鼓上場人說話也

科場之法

往代科場之法甚寬唐以前無論宋禮闈舉人懷挾書策者不過扶出殿一舉而已今則枷號禁錮終身對策有不知者各日對未審謹對十問之中得四即合式矣今則一首不完即榜之

至於題字脫誤草稿不完皆榜策題不知者許
即簾上問至御試亦然至今御藥院具試題書
經史所出模印給之今則跼伏不敢出舍外雖
通場不知不敢上請也二蘇入試時子由得病
韓忠獻代請於朝為展限二十餘日李文定柳
開皆黜落之後復請取之今則稍有私意風聞
漏泄必羣然攻之宋初不與選者至擊登聞鼓
稱冤輒為覆試今敢爾耶至於懷挾之風熾而
試官之防閑愈密囚首跣足無復人理稍有犯
習之汚下有以致之也

智囊

樗里子號智囊漢鼂錯號智囊魯匡亦號智囊
匡王莽時為義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
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
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
預桓範亦有此號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瘦
而多智亦號智囊

筆墨官取太多

吳興之筆新安之墨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濫惡不堪良由取之太多好惡不分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亦居官取物之鑿也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草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與豕交則生象

樹衣

滇中雞足山龍華寺多古木木杪有絲飄飄下垂如絲髮長數尺許土人取以爲服名曰樹衣

夏雪夜日

葱嶺點蒼皆六月有積雪日觀大崎皆於夜半見日余登黃山及五雲下界皆昏黑禁鐘欲動

而山椒日影猶煥爛如初且夏蟲疑冰固非虛語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蓉一名菡萏根為

藕莖為茄葉為遺實為蓮蓬心為么荷又為酌

又為蕙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山

芙蓉嶺在婺源芙蓉渚地名芙蓉城仙女所居芙蓉岡在韶州

芙蓉江在靖州芙蓉洞在福州芙蓉堤在濟南芙蓉

橋在濟南會輦有詩芙蓉溪在羅紋山下出硯芙蓉亭 芙蓉

蓬意

作淵



郭唐詩十里芙蓉郭芙蓉村楊鐵崖有芙蓉村詩芙蓉縣安南地名

中立芙蓉驛在雁宕芙蓉山唐劉長卿有芙蓉山詩芙蓉水柳

厚詩驚風亂芙蓉池雷川有芙蓉池魏文帝亦有詩芙蓉沼李

遠詩前對芙蓉園漢時園在洛陽唐亦有之芙蓉浦張昌宗

芙蓉芙蓉館石曼卿為芙蓉館主芙蓉關王維詩芙蓉關下會千官芙

蓉殿魏時建唐詩芙蓉殿上中元日芙蓉艦見三十國春秋芙蓉觀在福

寧芙蓉院在福州芙蓉堂六朝有芙蓉堂芙蓉苑唐時在曲江

芙蓉涇吳興程文簡園芙蓉樓京口城西樓名芙蓉唐詩何况芙蓉樓上客

芙蓉軒宋鄧肅有芙蓉軒詩芙蓉壁唐詩橫雲照芙蓉塔

芙蓉塔

古墓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芙蓉閣舒生遇女子歌曰茂客先到芙蓉

芙蓉閣在嶺南芙蓉波李賀詩曲芙蓉坡在連城縣

芙蓉障度肩吾游仙童子芙蓉劍薛燭芙蓉冠

芙蓉燈西京丁芙蓉楫溫廷筠詩日芙蓉

芙蓉枕孟浩然詩漸看芙蓉

芙蓉車曹植詞芙蓉芙蓉湖宋胡宿有芙蓉湖泛舟詩

芙蓉臺福寧有芙蓉臺芙蓉漏遠公弟芙蓉粉薛濤芙蓉

芙蓉巾太玄玉女戴芙蓉巾芙蓉旂韓退之詩

芙蓉帳度肩吾啓隱芙蓉丹度肩吾啓芙蓉

芙蓉髻魏文帝令宮芙蓉盃王摩詰詩置芙蓉

芙蓉菊見菊芙蓉脂芙蓉鏡

芙蓉幕王儉芙蓉匣何都巡古鏡

芙蓉帳唐詩芙蓉帳芙蓉褥杜詩芙蓉

芙蓉紗砂大者為芙蓉芙蓉湯芙蓉

芙蓉酒度肩吾啓類芙蓉面唐詩

芙蓉顏古詩嬌顏干芙蓉姿美人出南

芙蓉質羅剎詩妾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河一作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芙蓉

屏小說有芙蓉府芙蓉府劉夢得詩歸以上近八十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谷聲

安定西隴道一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者皆聞之謂之彈箏谷金陵靈谷寺東有谷踐之空然以手拍則應聲如琵琶亦名琵琶谷又靈州有沙踐之則有聲號曰鳴沙

用筆之異

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筆然鼠鬚苦勁似不堪作字也歐陽蘭臺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百張外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皆奇品然恐醇正得宜終不及中山之兔至於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五色相間徒爲觀美子瞻用雞毛筆三錢一枝取其賤而易致今吳興兔毫佳者直百錢而羊毫者二十分之一故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晉叔與余議取貂

鼠毛爲之而輔以免毫甚快人意晉叔常謂鍾
王所用鼠鬚者必此也然稍覺肥笨運動不如
人意近來吳興有羊毫筆名巨細價與兔毫敵
矣柔便可喜終非上乘

異蹟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

相傳鄭弘採薪遇
神人問所欲曰常

患載薪逆風願旦南暮
北神許之至今猶然

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

流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

相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金筑

聖泉潮汐百刻

在黔筑一晝夜必
百次驗之不爽

閩中溫泉左

寒右熱蒲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
半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
廬陵井水半青半黃恒山雙泉一甘一苦而開
縣郴州南川天河諸泉皆一日三潮天地氣候
有不可窮詰者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於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
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

為入ラ

食異

何晏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唐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于鱗食饅頭必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家姬蔡氏所造方食先用葱不切入餡中而留饅頭上一竅俟其既熟節拔去葱而以他麵塞其竅然公亦自秘其方不得入也

不妄稱人

古人不妄稱人亦不能面諛人鮑明遠以已詩與謝靈運詩質惠休惠休曰謝詩如出水芙蓉君詩如繪繡滿眼鮑亦心服褚遂良問虞監某書何如永師曰永師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至此又問何如歐陽曰聞彼不擇紙筆無不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惠曰然則某事此何為虞曰但得筆墨和調遇合作者亦足嘉尚褚喜而退若今人則譽之者唯恐其不足而見譽者亦坦然下視古人而不疑矣

高一本作度

武官不識字

五代時康福疾卧閣中寮佐問疾見錦衾戲語曰錦衾爛今福聞之怒曰吾乃唐人安得謂我爲爛奚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猶何如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悉是精猶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精猶是精確也然此猶無害於事至魏宋鴻貴以律有梟首之文生斷兵手以小澆之噫甚矣

取人以貌

古人取人十七以貌如張負之妻陳平王陵之赦張蒼光武之識張閎李白之救郭子儀皆以容儀美麗六朝江左以此相尚如左思張載者什百中之一二耳昔人謂妍皮不裹媮骨李勣選將必相豐偉有福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是或一道也蔣凝美姿容所至以爲瑞號水月觀音卒致通顯唐末玉荀班以爲美事則不獨選將然矣

書病

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摩詰雪中芭蕉雖闕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疎而有芒躋畫陶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猶畫鬪牛而尾舉畫飛鴈而頭足俱展畫擲骰呼六而張口皆為識者指摘雖與畫品無干終為白玉之瑕作書亦然

文士當韜晦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栗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宋徐禔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異所忌出爲郡守蔡居安當國會館職食瓜各徵瓜事坐客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僻事數條不過數日卽補外以此知文士當韜晦不可盡露胸臆以取忌也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以避禍悲

夫

定數定知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竇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以祗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見之謂兄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枕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為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竇二侍郎今之

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參同契

參同契語儘有可入詩者如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 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積 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一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 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

文海類聚卷三
投水捕雉兔登山尋魚龍
象彼仲冬節竹木
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
天道甚浩
廣太玄無形容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
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物作人言

鸚鵡鸝鴝秦吉了皆能人言
角端猩猩亦能人
言孫吳時永康之龜人言
晉惠帝時江夏張騁
所乘牛忽人言
犬亦人言
唐光啓元年河東有
牛人言
宋乾道初虎丘之鵲人言
荆南之虎人

紀
鹿
家

言盧傳素家馬人言
夢澤之鹿人言
南唐苑中
鹿亦人言
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
能言于闐野豕人言
渭南主人猪亦人言
嚴遵
夫家猫犬相對人言
鄱陽龔紀猫人立而言
金
樓子曰羅含之雞能言
西周之犬能語
宋處宗
家雞亦人言
華表之鶴人言
王周南家鼠能言
晉安鼠能咏詩
駝坊使臣橐駝相對
偶語路巖
家馬忽作人言
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雞能人言
至今有人雞墓東都龍門僧桐華上蜂作人言

相憫勉宣城劉成舟中蟹呼佛嘉靖間楓橋場
醫龔家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傭工人家
母雞作人言至王清之枯木汪朝議之楮菌亦
作人言晉武帝幽州塞北死牛頭能言甚矣

君相造命

昔人言君相所以造命然亦不能違命唐太宗
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笑其老不作繭及帝登
位命以官而顯遽卒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為相
至撚名探凡竟探不着終以辱臺病免唐許孟

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
遽中風不能言魏徵當國時一吏爭言祿命一
云由此翁一云由天魏密聞遣由此翁者往吏
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病倩由天者往遂
得官宋仁宗時二內侍亦如之宋太宗與陳學
究善懼藝祖遣歸及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
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畢士安作相有堦皇
甫必放縱不羈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方啓口
云臣堦皇甫必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

日又言值上內逼起遙語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必欲轉官可超轉一資畢唯唯而出竟轉大中丞後至尚書一說是向敏中壻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勅至王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李曰此人至麓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宋神宗時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春安禮果拜相王岐公以問上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之信知果是命也則君相安能造命哉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報應之說

今人但知報應之說出於釋氏其實非也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顯然言及報應矣至於杜伯射宣王彭生爲豕公孫聖應夫差莊子儀擊簡公趙王如意爲崇戟呂后掖田蚡將死叩頭賣嬰灌

夫此皆佛法未入中國之時迂儒談及報應便指爲釋氏幻惑之說亦未之思矣

詩文書畫

作詩文與書畫一也準則於前人之法度而參合以自己之丰神然而法度易遵丰神難運故詩文有讀破萬卷而不能下筆者書有日臨法帖而不知筆意者畫有逐一規倣而全無墨氣終成俗品者要在於悟而已

硯墨紙筆

硯之堅潤者多難發墨而墨堅緻者又磨不卽下筆之佳者鋒毛極脆而硯之發墨者墨之膠氣重者紙之堅而厚者又皆極能損筆欲四者之調和而皆適於用亦難矣然則如何曰硯取其發墨墨取其黑而發光紙取其堅而澤至於管城不妨多置古人退筆成塚豈能一一顧惜耶

治病太賊

病本邪氣而復以符籙祈禳之法治之是以邪

攻邪也故病雖愈必苦於香火之奉承賊本烏
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
故寇雖平必困於軍士之攄掠

賢愚不係世類

唐盧懷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
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
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奕安得不生靈運信
乎賢愚不係於世類

執金吾

官名執金吾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足
謂之金吾扈駕則執之以夾車因以名官今人
但稱金吾而不言執則一棒而已語相沿而不
覺其謬也一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天子出
行先導執之

疑能生病

有僧於閭中踏物疑爲生命是夜遂聞有叩門
索命者至且視之茄也心遂豁然杜宣主簿見
盃中有蛇飲而致疾及知弓影宿疾遽瘳宋朱

文海披沙 卷三
思彥囚押錄高生夫妻於獄縣丞縱之使逸而以死報遂見高夫妻披髮爲祟病且危篤丞聞之遽令其人來拜豁然卽愈李元衡出官慮妾不容於妻登舟數夕卽有鬼稱是妾音容皆似及遣信視家中無事鬼亦不見惠州周提刑妻募人殺妾周知之藏妾他所募者以已殺告妻遂感疾見妾爲祟周乃喚妾以歸妻大驚其疾脫然卽愈石普醉中命投一奴於河投者哀而縱之旣醒而悔遂病見奴爲祟自分必死及知

奴無恙已病亦除乃知報應之說徃徃如是關尹子曰人之平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釋氏謂魔從心生非虛語也

文海披沙卷之二終

文海披沙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四

勿輕小事

心與肝應

龍虎經

却寒暑

西王母

詩文更易字面

發墓賊

相人之語

唐虞月建

四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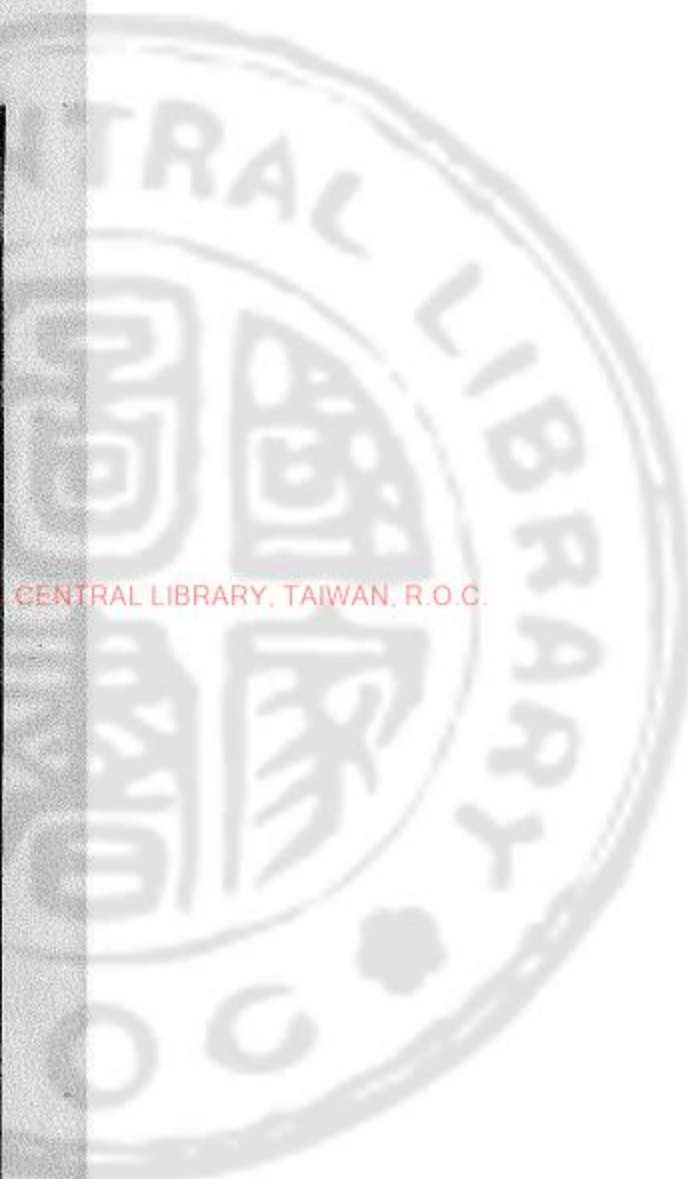
論超三界

求放心喻

四少

天道難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異

名賢爲時所崇尚

諂事宦官

老人貴人婦人

世事相反

句法相似

吾儒高於二氏

人情難易

見石以爲伏虎

畫事非真

人以物重

壽

物性不遠

關王神

菜膾名

玉衣

身化

韓康伯張燕

李固宋璟

書籍

成佛作祖手段

休官難事

化書

人君舉動不可輕

奸賊之報

微詞解紛

以地名物

六眼龜

異能

天人不遠

方朔諧詼有本

千古之恨

文海披沙卷之四

晉安謝肇淛著

勿輕小事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えり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
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魚詩曰一女不得
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心與肝應

心應棗肝應榆

見元始
真經

龍虎經

龍虎經中語亦有可入詩者水火各一方守界

成寒暑 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 雄陽翠

玄水雌陰赫黃金 翡翠生景雲紫華敷太陽

却寒暑

却寒者有辟寒香 漢武帝時外國貢 辟寒金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

辟寒玉 唐岐王玉鞍并日木王子恭局又詩犀犀塵埃玉辟寒 七寶硯爐

見天寶遺事 辟寒犀 開元二年交趾貢 暖金合 張無頗傳 却寒簾

同昌公 李輔國事 常春木 寶雲溪僧藏 水鼠褥 水鼠毛為

乏却寒見神異經 莽煌席 岱輿山草見拾遺記 火玉 唐武宗時扶餘國貢可以

烹爨溫若挾纒 却暑者有銷暑珠 燕昭王事 龍皮扇 王元寶事李德

裕亦有白龍皮 澄水帛 同昌公主事 水蠶裯 康老子事 蛟毫褥 元和

中夫軫國貢 辟暑犀 唐玄宗賜貴妃文宗賜講官 迎涼草 李輔國事 玄

水丸 見抱朴子 冷蚰 唐玄宗賜申王 紫龍髯拂 元載事 鮫綃 女仙

遺張建章 松風石 唐武宗時扶余國貢盛夏颯颯風生 清涼丹 呂端見青衣童

子賜之 六壬六癸符 以立夏日佩暑不能侵 又顧師言與日

本王子奕有玉碁子夏冷冬暖李少君對漢武

帝潛英之石夏盛則冷冬盛則溫處士伊祁玄

設紫芟席冬溫夏涼以一物之微而能奪造化

夫一作天



之權亦異矣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為帝列牀敷褥舜時又獻玉環拜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為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宴歌謠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鑽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於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狗杞也西王母桃西陽雜俎

西王母棗

鄴中記

西王母蒲萄

貝丘南出

西王母樹

長生

也樹西王母鳥

見通典

王母簪

即續斷藤

蓋西王母者或

西方得道之人如毛女之屬而七脩類稿以王母寡為王母亦未然也

詩文更易字面

古人詩文不妨更易字面莊子柳生左肘摩詰更為垂楊生肘繞朝贈策太白更為繞朝鞭換鵝本道德經而太白云應寫黃庭換白鵝高鳳漂麥賓主更為漂蕤殉葬玉盃子美改為金盃

魏武遺令本總帳而謝眺更爲總帷劉寬蒲鞞沈約更爲葦杖取其韻之穩而已

發墓賊

古今墓賊盜賊多以發塚爲奇貨漢廣川王去疾聚諸年少發塚以百數赤眉董卓皆發漢諸陵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塚墓無問新舊盡遭發掘黃巢入長安唐諸陵皆被發溫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掘之昭陵圖書寶玩盡出人間元楊璉真珈發

宋諸陵至取理宗頂骨爲椀寃慘極矣然皆厚葬有以啓之也宋徽宗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墓亦遭發掘土人好尚可不慎哉

相人之語

唐裴行儉稱有知人之鑒其於諸士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賓王興復討賊雖不克而死不失爲忠臣義士視味道模稜居相位不啻奴視之耳文文山少時父令相者視之相者曰此子非君家之福也頂有拳髮必受極刑及視文

壁乃喜曰賴有此耳然君子寧爲文山之赤族
不爲文壁之降虜也皮相之士止論一時之禍
福不顧千載之榮辱悲夫士君子以成敗論人
者亦相人類也若李丞之相王安石必亂天下
陳瑩中相蔡京必貴而無君此真能相人者

唐虞月建

鄭康成謂堯建丑舜建子王肅謂夏以上皆建
寅鄭室甫因其說謂書所載正月上日猶言令
月吉日林孟鳴宙合篇亦載此余按宋儒學樞
要云唐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商建丑以十二
月爲正月夏建寅以正月爲正月則知堯舜皆
建子此書不言所出然必有攷據也

四靈

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
生不靈而死靈化書

論超三界

重陽子之論超三界也曰心忘念慮卽超欲界
心忘諸境卽超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肯

哉今人但知有色欲界而不知有無色界故知
二氏去吾儒不遠

求放心喻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
鷂野鳥也爲人羈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
如是詞馬真人
坐忘論

四少

老母云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
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然此四少上可以長生

下亦不失爲處世保身之要術

天道難知

月犯少微戴逵以已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
熒惑入斗梁武以已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
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
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韋臯拜相而楊
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石異

至堅莫如石宜無能入其中者然王文秉祖剖

石毬內得蟾蜍

稽神錄

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

雲林石譜

陶穀破李後王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桂

陽溫恭家藏石中有龜

夷堅志

近時孫克弘守漢

陽石中得白龜濟寧人剖石得小鵝天寶中李

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錐有平陸字嘉靖間

茗溪漁人水中得石如鵝子扣之有聲剖之得

銅牌一方刻宣聖二字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

手碎之中有魚二三寸至於福州南澗寺雷擊

石裂中具一如來像永州蘇山多石人取以水

守作宋

淋之鋸破其中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等像此
又西方聖人神道設教不可以常理論也

名賢爲時所崇尚

郭林宗遇雨墊一角巾時人至折巾以效之王
導製練衣與朝士服之一時效尤練途踊貴謝
安執蒲葵扇而貨者獲利十倍王遵業常穿角
履好事者慕效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
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宇文述以耳
玲製巾拍耳人學之名爲許公拍勢王儉作解

散幘斜插簪朝野一時倣倣長孫無忌以羊毛爲渾脫氈帽時人慕之目爲趙公渾脫蘇子瞻戴長簫帽而一時皆效之謂之東坡巾古之名賢爲時所崇尚若此然學之者徒在衣服之間抑未矣

諂事宦官

杜宜猷在閩每逢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竇懷貞爲京尹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禮接宋彭孫爲李

憲沈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諂乎郭忠恕舍內侍竇神興家忠恕有長髯忽一夕盡剃之神興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顰耳明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夫人至宦官已自不齒而丈夫鬚眉甘爲之奴固知勢利迷人令人病狂喪心而不恤也

老人貴人婦人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卧而晝瞌睡子

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疼不打却疼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之反也夜宜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高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蔬果必要貴買物具必要賤此貴人之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賢子而愛不肖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為姑時定怨嫂為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呪咀最怕不得老又最怕人道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了鬢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之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上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野之人却憂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廝殺有才學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却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有司官多裁

勢豪居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
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官蹟

句法相似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共春雲等潤沈
約安陸王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
峻庾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
玉臺集序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
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
藜王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又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駱
賓王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
颺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細漸歇又緇衣將
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
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
懽林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
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
安落霞一語獨擅才名當由拙毫立就故耳

吾儒高於二氏

三教精微盡頭原亦不甚相遠但釋氏有輪迴之說俗僧至假懺悔以愚人道家有符籙之傳羽流遂借祈禳以惑世獨吾儒之教無之也故世人崇奉不及二氏以此而吾儒所以高於二氏者亦以此吾聞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於道似有所得而能以良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術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爲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況從其教者日盛奸僞詐盜無所不有他日恐爲一方之患不下黃巾白蓮也

人情難易

痛可忍痒不可忍饑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不可過怒可制喜不可制哭可禁笑不可禁忙可耐閒不可耐菜可獨啖肉不可獨啖無貧賤相易無富貴相難

見石以爲伏虎

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伏虎射之没羽旣知其石射不復入漢李廣亦然宇文周時李遠校獵於莎柵見石于藜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

入寸許文帝賜書褒美此三事皆相類而遠事稍僻

畫事非真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顧光寶畫獅子能爲陸溉治祟口血淋漓楊子華畫馬夜聞蹄齧聲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驪踏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廡蒲川花放筆而馬死蓋其精魂皆被筆端取去此皆理之所無抑恐譽者過當觀黃筌術畫藝畫之言可知也

至若畫鷹鷂而鳥雀不入畫雉兔而野鷹來攫則有之矣

人以物重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鶴集大年胎垂毳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公垂蔡君謨爲蛇吳越武肅爲蜥蜴鄭愚武穆皆見猪形人固以物重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壽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爲

失歸妖怪然洛陽党翁壽一百七十餘瑯州宋
卿年一百九十五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
公年一百八十餘東甌王壽一百六十李珍年
一百三十八晉趙逸五百歲洛陽李元爽年一
百三十六涪陵譙定年一百三十三太原于伯龍
年一百二十八魏羅結梁顧思遠皆至一百二
十宋大中間東都僧好飲茶年至一百三十五
仁裕遠祖母二百餘歲樓城民二百四十歲
國朝成化間濟寧民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孔

無似北京人四百歲斯皆非有道術者而壽若
此豈亦失歸之妖耶至於文考輔嗣叔寶敬仁
子安長吉居實之輩反不得三十造物有知何
不奪彼予此令人短氣

物性不遠

鞞巴鼓琴遊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
漸登閣奏鼓羣羊躑躅開山陞座講經家雞佇
立李牟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而桃李
舒吐南呂一召而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

絕薛弼伐樹鷺羣悉空太清興嘆鳴脚發花乃
知鳥獸草木之性去人原自不遠而人心有不
可感者其冥頑反出物下矣故舜能使鳳儀獸
舞不能化四凶之暴韓能使鱷魚遠徙不能止
李逢吉之譖

關王神

關壯繆之神自唐以前未聞威靈至宋真宗祥
符聞解州鹽池忽為蚩尤所據池鹽耗竭祈禱
無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勅龍虎山張天師舉關

王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勅
封嗣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即兒童
蠻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顯晦亦自有
時耶

菜膾名

菜號諸葛膾名郎官江南人作膾因張湯名荀

令朱雲縮砂湯曰荀令湯三稜湯

玉衣

漢霍光薨賜以玉衣梓宮注云以玉為襦如鎧

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後漢耿秉死亦賜玉衣此皆死者之服也按六韜武王伐紂紂衣寶衣自焚又太始元年頓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又甄后生時髮髯見人以玉衣覆之則真以玉為衣矣

身化

魏公子終席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歸不可私干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顧協清介衣單蔡法度欲解襦與之而卒不敢言劉晏遺李

真竹簾三攜至問而不敢發揚縮拜相京尹咸損驕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而退杜黃裳夫人杜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德之士望之而令人消其鄙吝非虛語也此之謂身化

韓康伯張蕪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曰且着襦行作襦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張蕪小時母謂其寒欲作

文法抄卷四
糝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其柄自熱此二事
絕類今人知有康伯而不知有蕪

李固宋璟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
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傅粉或
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
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
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
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

浮海生還而戀慕情絕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
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書籍

古人書籍皆用版策紀載浩繁重不可攜千里
負笈說爲難事非若今人箋素之約也梓本未
興皆用謄寫衡陽王鈞手錄五經孫敬折柳爲
簡手自寫經張參手寫九經非若今削剗之便
也然古之博學者什五今人博學者什一豈誠
天分有限當由宴安惰窳或以制義分心耳

成佛作祖手段

蚩尤造五兵，絲作城，瞽叟作瑟，桀作瓦屋，紂作
塗，漢秦始皇廢封建，爲郡縣，築長城，以驅胡王，
莽置學官，隋煬帝設進士科，武曌試士，斜封及
敕僧尼隸祠部，雖淫虐悖逆之主，自有千古不
可磨滅之事，此成佛作祖手段，非中人以下見
解也。

休官難事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蘇易簡所謂退位菩薩難

做者也。而勸人休官尤難，出口非交分之深鮮，
不以爲罪矣。陳振獻鷓鴣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
心不悅。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
力贊之。旣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
大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魏仲先上王文正詩，
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
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
茗藥物爲答。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
魏亦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

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獨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卽日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侔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嘆味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二公之從善勇退過人遠矣。國朝李文正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鴈鵠啼罷子

規啼。公得詩笑曰：張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墜其子。勸其遜位而卒不聽。以死。况其他乎。明夏言爲相。懸車日久。與鄉人飲。有刺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鬱鬱不自得。遂復起。夫以宰相家居。有何不定。卽市井不識政自美事。而乃芥蒂胸中。宜乎其不克終也。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公恕者。汝南強景明寄詩云：八十一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

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
公得詩大悅竟不出此亦有古人之風矣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
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僞妄之
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齊
丘纂弒奸雄之鷹犬乃欲掩其書爲已有亦無
忌憚之甚矣

人君舉動不可輕

漢武帝微行至主人家與其婢宿婢夫操刀將
襲之有同宿書生善天文見客星將逼帝座高
聲叱之三四過其人始退遂捕殺而誅之吾明
太祖皇帝微行至一店卧枕木踏草至夜深店
內夫妻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當頭木而足草
也上聞之亟易頭而寢少頃其夫出視上復
入謂婦曰誤矣此人乃是木頭草也 帝乃獲
免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人君舉動可不慎乎

奸賊之報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欽
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
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
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
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洪武間吳山
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
李林甫三字宛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
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
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

微詞解紛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
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都城獨不
雨何也申漸高乘諸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烈祖大笑卽除之唐昭宗時李茂貞權油以助
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延範曰不如併月明禁
之茂貞笑而罷其禁吳越錢王令西湖漁者供
使宅魚民多怨歎一日開宴命羅隱題呂望磻
溪圖羅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鈞國更

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盡行蠲免宜和間用當十錢伶人爲以當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微詞解紛有甚於批鱗苦諫者

以地名物

蔡出善龜故名龜爲蔡衛地多驢故名驢爲衛然禹貢九江納錫不聞自蔡齊趙之間皆產長耳命名之意或所未詳

六眼龜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毛龜蘇曰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新磨爲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也攷之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南齊永明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唐五

行志大足初虔州獲龜六眼一夕而失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止兩眼耳外四眼乃斑點無紋花圓長中黑與真目並排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箋記耳兼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隋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元

一本齊有字

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此三人者皆可謂絕世之技而元嘉在童齒之年尤為殊絕梁唐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亦其次也

天人不遠

戴封張熹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而雨大至王遵以河決廬居境上水決至足而

止古道始何琦俱以隣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
使數人者死於水火則爲善者懼矣乃知天人
之間相去不遠彼宋之伯姬楚之貞姜特其不
幸焉耳

方朔詼諧有本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
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
水復見前鳥顏淵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
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者則爲帛

深則爲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
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
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爲
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
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爲瞿所何足怪乎荆
王時有獻不死之藥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遂奪而食王怒欲殺之士曰
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罪在謁者不在
臣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而見殺是死藥也

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漢武帝時亦有獻不死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以上二事觀之朔之恢諧亦有所本也

千古之恨

魯郡有先聖手植栢樹自漢歷晉莫敢傷犯後為江夏王義伐敗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祇洹寺為維摩詰鬚寺僧護二百餘年為安樂公士鬪州馳騎剪取并焚棄其餘姚鉞謫居連州寫所

義下
脫其

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遺吏抄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噴之欲其速爛後縱火焚樓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甓有縣尉扣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鹽官縣安國寺有唐時悟空大師手植雙檜如龍鳳形宋朱勗遣人取以供進由海道行遇風濤舟檜皆沒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為碑至明八百餘年為林煬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廣德大洞有玉

文海披沙 卷四
一、方周正如几，日照之內有詩四首，相傳白玉蟾所點化爲州守，借觀竊取以太。金陵鳳凰臺石爲楚人達官，昇歸至采石，竟沈沒。雖神物成毀有數，終爲千古之恨。金陵三怪石，若非夢作舉子求哀，亦已燒爲灰矣。

文海披沙卷之四終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五

木異

鳳州宜州

郭奕

物化

雨異

異名

師道

四豪

物異

郝氏

嚴武

問腹

副急淚

藝有至極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奴隸中可人

又

楊用修

又

禁酒

勞逸

巫讖不足信

體物之妙

崖公蜺斗

妖惑

風水

天開眼

龜不見碑

詩文人見識不定

阿堵寧馨

家諱

臘

張子野

欸乃

物有人心

潔疾

理之所無

宋興亾

相似而訛

胥山

白黑鬢

書名

三十六人

夏鼓

禹穴

賜姓

三元

務多無用

鳳毛

卜筮

墮甌鼓盆

小人痛快處

前知

纏足

妬虐之報

篡賊之女

物封官

種動物

物類有親

因革失宜

吃語詩

文海披沙卷之五

木異

晉安謝肇淛著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久枯不
 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
 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
 雖枝葉無存而質榦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
 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主
 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宜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

謂婦人手皆白柳皆翠色與他處不同又公庫

多美

宜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

李愈語見墨客揮犀

明州

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

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

慈

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車以踰城別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為雍州刺史寡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為不法為下所糾奕按省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悉遣不問至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

漢宮女化爲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螻蛄化爲鼠
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爲鵝唐玄宗時
石化爲麩桐廬山中竹化爲雉唐太和九年鄭
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化書曰老楓化爲
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爲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棗雨血異矣其尤甚者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
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爲龜魏文帝

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乎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芊
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鳥名

告天子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
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
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
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束
修爲教悞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爲人師
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侷於敵國然孟
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躄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
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
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
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
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爲名耳

物異

鼈有三足龜有六眸前見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述異人有三耳張審通蛇有兩頭孫叔敖狐有九

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獸有五足出因墀國狀如獅

郗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為善也梁武帝后郗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為蟒尚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為禮佛懺悔即生忉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既免惡道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為惡哉

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為之辨夫以武之陰賊殘忍八歲時即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其視杜陵老叟机上肉耳武之所為不殺者杜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為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搏蝨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

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爲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决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嚴興并一朝士皆以善哭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已親夫脅肩諂笑尤可僞爲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含元殿獨一尾工尾畢不生尾松

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線號國
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
入宗楚客鏤文石爲堦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
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酷人勸其他適答曰非
不能去但愛其才耳甄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
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爲讀書
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

非理琛慚而悔遂拍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
入者

又

予有小童頑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
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遁去因思甄琛
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卽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掎擊
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純漏誤舛甚於其

文海類編 卷五
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翫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竒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獨擅其雄辯該博固有

乃知一本如至

自來比流落還方卉服為伍間有引援自出已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黃道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乃知古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耳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即位常以醉後傷一人遂四十餘年未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

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未斷嗜慾令人以士庶之家耽酒麪彘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逮一主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強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

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帝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

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已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子建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真可爲雀傳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蜺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蜺斗崖公者天子也蜺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爲脈肫雲南人以官人爲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爲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以虎食爲得仙張道陵爲蝮蛇所吸門徒神之以爲登天唐蘇湛以蛛網爲聖光卒爲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

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
遇老鶴精以為神仙閩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擱
其首以為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為子沉江中妄
指雲中白鶴以為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
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卷邳州無東門若使打卷與東門竭
子咬殺人見七條類葉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
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

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
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
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
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
開眼郎仁寶辨其訛以為偶有欠缺自當復合
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
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

盡墮其中及其合後脊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爲太祖建碑於鐘山鉅麗倍常鑿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爲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斑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文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臯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

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地。故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恃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但作恁地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爲阿堵，又以寧馨爲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

事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爲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爲非。裴德融，父名臯而以高錯門下及第爲罪，則不通之甚也。今時家諱不出門，卽子孫臨文亦自不諱。王元美，父死於司寇而後爲大司寇，時論者亦以此病之。王竟自免歸也。此與自樂天李賀事政自不同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爲臘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爲詩以戲之詩中皆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爲劉禹錫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

有僻事未之詳耶

欵乃

欵乃當音靄迺欵字從矣從欠非欵字也子厚欵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欵乃襖靄皆棹歌之聲音今人卽以欵乃音襖靄非也郎仁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爲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欵乃又注音襖靄何其無持見也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鷗悲號，墜水勝國，五象不拜，皇朝至於白龜，黃雀，螻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偽，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汗穢之極，或溺滋甚，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插槌，一人撼之則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昇之則不能起。莆田九鯉湖，雷轟潦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閩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

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
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興亡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
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
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
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不特此也韓黼
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
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
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為蜥蜴以益母為芫蔚詩義以蠹
為螻蛄荀卿以蘭根為芷高誘以乾雀為蟋蟀
察司徒以螳螂為蟬何遜以擁劍為魚蔡中郎
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蛭為蠛蠓孫思邈以
合歡為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為淡菜以水雞為
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為相思段成式以蒙貴

文海披沙 卷五
為猶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為子胥死後後人憐而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胡荻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為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

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為躁進者簸弄若

此可歎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

時則增年數舊制不過三十一不得入臺省妓多損年數而罪

人多增年數過七十則收贖八十則勿問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星象書白

獺髓張仲文著碧雲駮梅聖俞著鄧思賢訟牒之法見筆談蠶衣

祝允明著真珠船胡侍玉壺冰都穆九宮亭亭白女遊甲

鐵掃帚擇日書一粒粟地理書珊瑚木類書天厨禁衛

惠洪詩話五色線類書佩觿郭忠恕撰字書麟角類書火珠林卦

書百顆珠術宵練匣朱得之著鼠璞戴植中流一

壺白十偉持方千里駒上卦赤鳳髓道家仙鳥羽翼甚

矣人之好異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眾橫行官軍莫敢攷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能收捕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書花

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為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點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昏鐘禁鼓一動即禁入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二點為起止耳今人不知以為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識遂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識令宮中皆轉六更然

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爲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爲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已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爲在雲南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

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之類是也 國朝間有賜姓者滁陽之宥原姓宥 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沐黔國無姓賜姓沐 英宗時有進士孟茂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 世宗時南昌袁公貞吉傳臚 上惡之御筆畫爲衷遂姓衷然皆有爲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馬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寔
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
沒不稱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
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

成終貽書厨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
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
良呼爲九經庫李繁任隨州刺史諸葛覺從之
讀書韓文公所謂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
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
如任耒經苑景翼書窟傅廸李德皆以麓稱聚
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關奔
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
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

湮沒
無一
知

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世說王始興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鳳徒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古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

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

鏡聽拆字卜宋以前亦有之天罡時卜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

六壬時卜即小六壬之約者降箕卜即古紫姑開光卜即卦影

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即古打瓦法

池陽有油卜以薺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已凡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

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篾卜蠟卜虱卜

墮甌鼓盆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為不若哭遺簪者之為

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爲不若哀警妻者
之爲仁也墮甕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
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
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爲情
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
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澳忍然間亦有豪爽痛
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徑徑自

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
又有言令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
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柳樹下久之獨
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
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
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
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
者撲殺之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爲知縣附遞
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

即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
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搥闔而薄於行復極陳其
不可用途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
復爲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
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
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
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
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
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爲顯官爭

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
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爲相
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塵大闕府尹不知所爲請
於檜檜曰易耳卽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
繹旣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鏹
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
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
行又有士人僞爲檜書于守牧者檜聞卽與一
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

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卽易入倏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抹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

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璞謂卜珮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當避之旣而稽留旬日晚望嘆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至府門遭兵變所害國朝胡日星識太祖於微時及太祖貴賜一詩扇周游天下旣歸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

逃也果如其言夫既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
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
三代無論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為后
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可彎一的
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
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可彎亦一的證
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

莊漫錄謂始於窳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
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為疑不
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
今男子皆有褻脚豈得為纏足左券哉至於女
裝既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
其短小平樂天但言跣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
笋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即東
昏玉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
實佳

謝靈運
作李
白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為鼃，郝后死而為鱗，李勢寵姬化為斑，蠅武后死後納於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况民間シヤ

篡賊之女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為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

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為五大夫，而唐武后封栢為五品大夫，玄宗封白驃為將軍，昭宗封猴為供奉，陳封

石爲三品宋封烏馬爲龍驤將軍封石爲盤固
侯高齊後主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闕
雞亦號開府錢鏐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
將軍劉旻爲黃繡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
號自在將軍以朝廷之封爵而濫及於草木鳥
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俑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煙有煙田又種蠣房以殼爲灰按
時投之則翌歲蠣叢生吳中人鬪蟋蟀有將軍

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爲棺將軍以銀
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
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
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爲吹笳呪語卽有小羊數
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獼以猿爲婦豺以狗爲舅蜥蜴與龍爲親家古
樂府云豹則虎之弟鷹則鷓之兄

因革失宜

書有逸於昔而出於今者偽可知也字有用於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質於古而增於今者陋可知也然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贖可發一笑

吃語詩

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桂交荆菅奇孤苾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中冠夏改句格各

寒吃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高竿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苳供膾愧攬聒乾鍋夏憂其瓜羹內覲字當音改擊字當音計愧字當音貴不然當易此三字余友人舉孝廉口吃唯流音念不正一日雨中余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爲吃人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樓老林羅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又梨嶺

連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
冷落郎輩頗來留
興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
令淋漓兩淚流嶺蘿
涼弄瀨路柳綠連樓

文海披沙卷之五終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六

前身

門客

黃金

人與行事不類

反常之物

飲酒害事

詩文愈疾

喜鵲鸛鶴

天子別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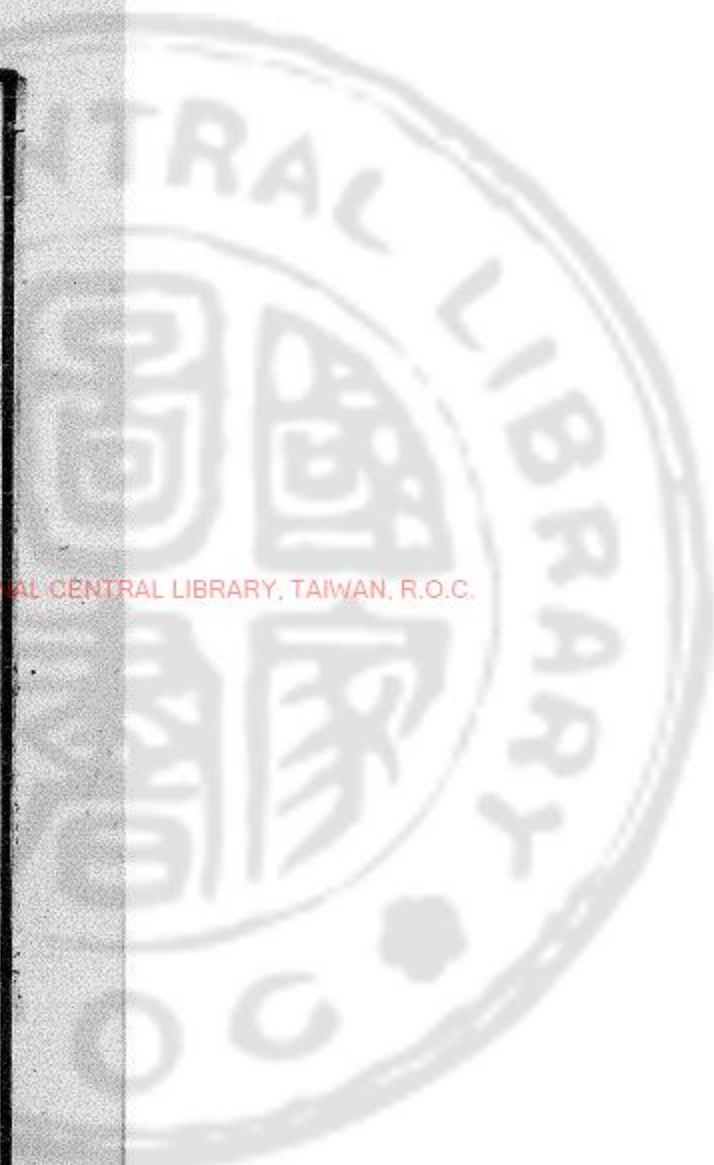
借錢下禮

封陟

人身藏物

福有厚薄

人在塵埃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災木

江州臺駝

妙在無意

詩文虎

妬婦遺害

鬼物畏人

刑獄冤濫

人妖

竇氏五子

物聚必散

子弟好尚

論茶

愛官甚於生

木類有壽

宋孝宗事

不善自知

覓句營生

愈病

奇疾

盜可以德感

才不才辨

王孫公子

偽書

雲雷雨可食

五月五日生

小事不可忽

文人無行辯

得官失官

晉宋相類

有意無意

精騎羸卒

裴行儉惠遠

始皇馮道

物類相報

物有相反

寇萊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矯鎮軍心

人不可廢言

神仙

吉凶無定

后羿子美

古人之食

大臣德量

神仙所謫

鏡

天於人厚

水神求物

文海披沙卷之六

晉安謝肇淛著

前身

前身之說多矣事既渺茫語多附會但取俶奇可喜不必論其有無如平子後身為中郎徐陵後身為知威武侯後身為韋臯瑯琊僧後身為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為馮京五戒後身為子瞻鄧禹後身為淳夫李德裕後身為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玄度之為蕭譽永師之為

房瑄謝靈運之爲邊鎬馬北平之爲馬仁裕顏
延之之爲潘佑牛僧孺之爲劉沆武夷君之爲
楊億王京之爲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爲
昏愚小吏澤公爲浣衣婦人子羊祜出於隣家
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史彌遠出
於覺閣黎又何輪迴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
鵬舉爲岳武穆托身馮宗伯琦爲韓忠獻托身
然皆功業不迨遠甚王文成前身為僧差不失
故步耳要之士貴自豎立耳前生後生可寘勿

論屠緯真苦譚此說亦通人之蔽也

門客

杜牧之爲竒章公幕客夜常他出公常密令邏
卒護之牧後知之感恩刻骨滕達道爲范文正
公門客年少不羈時時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
至明燭觀書默坐以媿之而亦竟不改也韓魏
公帥中山亦有門客踰墻夜出公知之作種竹
詩云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客大
媿少年爲客而不妄出固自難事然能爲牧之

文海披沙 卷六
者上也魏公客能悔過次之達道悻悻自是不知悛改吾無取焉爾

黃金

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至四萬斤梁孝王沒庫中黃金尚四十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一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辦此所以然者世間糜費漸減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衣服之銷金縷金器玩之鍍金

鍘金鈎金釵金篋扇之泥金灑金貼金神佛之鋪金經典之乳金軸文之貼金天下之廣一日殆以萬計皆磨滅至盡間有銷鎔所得者千萬中之一二耳生之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考宋太宗時禁自中宮以下服玩皆不得用金一切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戴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影金榜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安得今日而一申明此禁也耶
人與行事不類

項王暗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
臨亡不舍蘇子卿吞瓊齒雪視死如歸而不免
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
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
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
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
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
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
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反常之物

水宜寒而有溫泉火宜熱而有涼酸石宜沈而
有浮石之山木宜浮而有沉水之木晝宜明而
有變晝之草夜宜暗而有夜光之壁夏宜暑而
有辟暑之犀冬宜寒而有却寒之玉莫輕於毛
而弱水不能載莫堅於石而滑托獨能吞莫酷
於火而有不死之布莫勁於金而有食鏹之蟻
飛者以翼而龍以無翼飛行者以足而地以無
足行物理反常不可窮詰

飲酒害事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爲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爲政則顛倒錯亂唯有苦寒孤客以此消憂囚禁罪人藉之度日舍是無一可者也今人但見古人亦有耽酒者不知陶潛嵇阮李杜之輩蓋遭世亂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爲世所崇重恐有不測之禍故以此自汙耳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

者是也觀其詩文卷帙精思細語豈終日醜醜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爲官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可謂格言也

詩文愈疾

魏武讀陳琳檄曰此愈我頭風此是稱贊之詞杜子美謂鄭廣文吾詩可以愈疾此是自得之語乃漢明帝楊后有顛疾得內傳孟召文讀之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乖崖與傳逸人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瘡者皆不

發則是真可療疾矣然此理之所必無也自告
大聖大賢皆不免有疾已所不免何能愈人或
謂傳有道術則可耳

喜鵲鸛鷓

竇申至人家謂之喜鵲卒坐此見誅劉申每至
人家輒遭禍難人謂之鸛鷓亦卒不容於世

天子別稱

稱天可汗者唐文皇也稱鄉貢進士者唐宣宗
也稱蓮峰居士者南唐李後主也稱道君者宋

徽宗也稱太師威武大將軍者明武宗皇帝
也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一萬錢下禮又
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
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
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封陟

上元夫人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三終不

與接後陟死遇夫人道上判曰性雖執迷行實
堅潔賜延一紀任生讀書嵩山有女子就之留
侍再三任亦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女子判文
字曰數雖盡既相遇不能忘情更與三年問之
吏曰此是紫素元君仙官之極貴者神仙事雖
不可知而一子守正卒以見佑末年非偶也郭
素聞王軒遇西子而屢宿浣沙溪吟詠賦詩以
希一遇惑亦甚矣

人身藏物

乘龍藏於指甲樂神藏於鼻息猿藏於頭雀藏
於瘤飛蛇藏於眉間肉塊隱娘藏於腹人之一
身皆可爲逃遁藪也故窮神愁鬼不召自來狂
魅睡魔屢驅不去

福有厚薄

張說與盧懷慎同相說富而懷慎貧及盧疾革
夫人謂其算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爲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
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爲相卧無裊褥上

命賜之輒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強
之食輒患心腹痛夫天既予之以相而不予之
以福良可笑也

人在塵埃中

無日表弟乃是天曹判官野合游媚却是菩薩
度世智奴不慧道士禮爲太一隣宰衰翁伍伯
指爲司命海山使者隱跡胡奴坐化至人混名
劇盜人在塵埃中皆若此矣

災木

古人以文字紕繆而殺青者謂之災木唐舒元
輿有悲刻溪藤文云今之自謂能文者皆天閔
刻藤者也然自古以來梨棗箋麻之災至今日
而始極達官貴人筆多假手文絕彈射出於餘
竅人亦承之公移俚牘哀然充棟矣統袴金埒
強作解事一識之無便謀壇坫標竊數言裝潢
廣布使讀者匿笑道好面代發紅又有乳臭小
兒名未立而卽獵羔雉白髮高官人已陳而猶
誇芻狗列之管籥託爲膏鄉徒飼蠹蟬不堪覆

說此當用祖龍一炬無煩鮑姑艾也

江州橐駝

柳子厚作黔驢記謂黔之虎不識驢此雖戲言亦理之所有也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楚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則所放駝耳夏蟲疑冰固自不妄

妙在無意

詩句之妙政在無意中得之池塘春草語亦平

淡曲終不見詞雖警拔而亦詩人所能到語也至於子孫閒爲客清光何處無落葉滿長安似口吻常語而皆得意喜極發狂要在神會難以語人

詩文虎

有文中虎宋謝希深上啓楊文公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書於扇上語人曰此文中虎也陳同甫亦自稱爲文中虎有詩中虎羅鄴牡丹詩云買栽池館

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時人謂之詩虎有書
中虎唐李陽冰善書竇泉稱為書中虎

妬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遂為水神每男女覬粧
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
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田
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害若此

鬼物畏人

縣令方正縣妖破膽至相率遠徙王老福盛鞭

太歲數百而不能報江涇顧老獷悍麓豪金神
七殺被其觸犯至盜寺油塗瘡而不敢犯延平
吳氏五女悍惡號為五虎有宅凶恠移榻持刃
中庭獨寢至旦帖然乃知人之善者惡者福祿
盛者鬼物皆畏之而反禱祠求福亦惑之甚者
也

刑獄冤濫

宋潼州王藻為獄吏每夜持銀錢無數歸家妻
疑之一日令婢餽食比歸婦迎問曰適純蹄十

三巒美乎藻曰只十巒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
與人_私也藻乃置獄具訊婢婢自誣服妻乃
從容謂之曰爾日日持錢歸吾疑爾竊獄不無
枉濫故以婢事試汝耳實未嘗盜肉也自今以
往母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悟即日棄役
出家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
箠楚者多矣閩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
獄具之最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椀
見一鼠仰卧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尾際遂

巡之間雞子皆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卵不服
命取諸刑具至皆不服最後命取錫蚘卽自誣
伏錫蚘者錫作蚘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
湯沃之最酷者也劉卽日下令除此刑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
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
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在來
無迹惟床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啓一日無賴孫

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池州村祖翁媪
二人各長三尺餘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
蘸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胡頊
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
得出飛走竊食南皮弓手張德人首蛇身每日
須肉十餘斤沂密優人二子六七歲髻長尺餘
襄漢客店旁人無首編草履疾如飛饑渴輒以
手畫湯粥從頸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
體不死饑卽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

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如其言此皆人
妖以語人未必信也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牟輦庠常羣皆有詩名宋竇
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僖俛皆位通顯謂之燕
山五桂二竇何相似耶

物聚必散

大凡尤物聚極必散毋論貨財卽書畫器具泉
集甚艱而其究也或厄於水火或遘於兵燹或

文海樓抄卷六
敗壞於不肖子孫或攘奪於有力勢豪如隋嘉
則之書籍宋宣和之玩好李衛公平泉之木石
趙明誠校讎之書刻以四海之物力畢世之精
神而一旦斯滅無復孑遺豈成毀自有數耶抑
亦造物之所忌也千載之下猶扼腕歎恨何況
當時

子弟好尚

人家子弟好尚不同觀其志趣足覘門戶之興
衰好詩書文墨卓爾大雅其最矣好畫帖珍玩

者次之雖近文雅未免惑溺好山水木石者又
次之漸開侈靡無裨神情好聲色狗馬者又次
之稍近豪舉多比匪人好麴蘖餽餉者又次之
醉生夢死無益無害好修齋祠神者又次之無
丈夫氣格姦盜端好聚歛貨財者又次之非不
富厚品劣行猥好博奕者又次之好黃白者又
次之迷惑不悟必喪其貨好機詐鬪訟者最下
小則亡身大至覆族

論茶

文海披沙 卷六
茶之於人功力最鉅無論其品色香味爲大雅所宜卽益精神消壅滯亦服食家之所不廢也
綦母曼乃著論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斃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信斯言也則必飲酒食肉膏腴厚味使肥膈若太牢而後爲佳耶移此論人必以躋之壽爲是夷之夭爲非季氏之富爲高而顏子之空爲下矣鄙俗之譚莫此爲甚而舉世莫知非之何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林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汗之愈得與冊立迨二歲果死宋劉劭微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朝議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奈何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疾死人之愛官有甚於愛生者此吾所未解也

木類有壽

天下之有壽者無過於木嶧山有禹貢時孤桐
然枯槁無生氣曲阜有孔子手植檜時時發榮
泰山有秦大夫松秦郡有秦時栢東岳廟有漢
時栢涿州有漢昭烈時大桑廬龍靜安寺有陳
朝檜吳興鐵佛寺金陵牛首皆有六朝時銀杏
樹茅山及洪州西山皆有許旌陽手植檜范石
湖在成都見唐時梅呂吉甫宅有唐時雙檜建
寧都司有五代時樟木其竅中可設數席耳目
所及者如此竊恐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處當

有洪荒時樹木也

宋孝宗事

宋倪正父記孝宗聖德九事亦甚尋常庸主皆
能之至於寶器圖玩任其朽蠹鎖篋筭而不觀
鄙俗遍入中秋鼓琴兩曲飲湯一盃巡簷數過
就寢則因光宗缺於奉養有無限淒涼情況可
謂之盛德乎大臣不名可也施之諸瑣襲威極
矣此皆不足稱也

不善自知

文海披沙 卷六
人爲不善未不自知者子胥王父偃所謂日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亦可悲矣然猶有不得已者如子雲之美新阮籍之勸進范質之下拜爲採死計耳至如唐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周本質徐知誥篡位歸仰藥而死與其成事而死孰若不成而死乎林希草子瞻責詞退謂入曰一生名節壞矣夫責詞不草無關利害至甘壞名節而爲之吾又不知其何心也至於陶穀危素楊揚自得無復羞

愧視此又不若矣

覓句營生

倪文節經鉏堂志記苦樂一段甚佳但云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營生雖樂而有多怨之苦兩語未然覓句似苦而實非苦事如欲飽者必咀嚼欲至者必行步如果苦之當棄而不爲矣營生原非樂事無論聚怨卽忻然奉之有何可樂况持籌會計憧憧往來寢食不得寧處此天下最苦事也予欲改之曰覓句雖苦而有得意

之樂多財雖樂而有營生之苦

愈病

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
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病乃知邪
祟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
則婦人女子之見也

奇疾

虱癢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雷丸
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隔食蟲藍汁治

之人面瘡貝母治之至於斛一痕虱瘤及陳標
母饑蟲牛師古食掛陸顛消麩蟲陳季直妻腹
作鼓聲聞於外雖幸而獲愈亦竟不得療之之
方也造化小兒苦人甚矣

盜可以德感

王子敬被盜呼謂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盜笑而去宋查道罷官與程宿寓逆旅中夜盜
取其衣覺呼程曰衣有副乎當奉假盜聞棄所
獲而去明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

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二兩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之而去彼雖穿窬之雄未始不可以德感也

才不才辯

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其天年此數語世人皆襲用之亘千古未有辨其非者吾以為君子處世寧作玉碎不作瓦全寧作蘭摧桂折不作艾敷蕭榮况不才未必皆終天年也莫賤於草菅人得而割之莫穢於糞

土人得而掘之山中之木特幸而不遇斧斤焉耳况使不才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即與天地等壽亦復何益若必含顏回之夭而就盜跖之壽避袁粲之死而為褚淵之生吾未見其可也

王孫公子

秦漢人相呼率有美稱如漂母謂韓信為王孫武帝謂魏其為王孫蔡中郎謂王粲亦為王孫雋不疑謂暴勝之為公子此亦口頭常語耳百

方解釋至謂王孫爲魏其字公子爲勝之字此
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偽書

漢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偽造
尚書百二篇以獻帝出內府秘書校之無一字
相應下霸於獄吏當霸欺君大不敬當斬帝奇
其才釋之隋購遺書時劉炫常造偽書上之以
取賞後竟事發抵罪以二子之才有所著述自
足千秋何至假古人以媒利卒之利未得而害

隨之亦惑矣不准之逸周書張商英之素書三
墳張靜修之上清經阮逸之關子明易傳李衛
公問對皆屬偽妄而幸免於世乃其書流傳至
今而莫覺其偽也幸矣

雲雨雷可食

開山圖曰霍山南岳有雲師雨師注雲師如蠶
長六七寸似兔雨師如蠅長七八寸似蛭雲雨
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之嶺南有雷公
冬蟄地中人掘得便擊殺而食之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子古人忌之然田文稱豪齊國胡廣天下中庸崔信明以文章名王鎮惡以將略顯漢王鳳晉紀邁張嘉金田特秀皆有時稱唯南陽王綽不軌被殺道君皇帝終陷虜庭若二人者不舉可也

小事不可忽

陳平爲宰分肉其均卒宰天下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兔衆人皆謂任少卿分別平後亦以氣節

顯謝玄在桓司馬府雖屐屐必得其宜人知其有將略樊仙爲州人設食比至日中不可得食而什餘自起潘潛以爲侏儒觀一節之驗竟以數百人破之人於小事可忽略哉

文人無行辯

古人常謂文人無行非文人之無行也文人者才知高明之士也幸而際時遭主事與意合則勛業文章自足千古不幸而流離偃蹇濡足權門急於謀身不選擇地蓋亦有之政桓溫所謂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兩言雖名教罪人然亦非庸常人見解今人但見揚子雲許敬宗宋之問沈約章子厚王安石之輩遂以爲口實不知尚有孔北海諸葛武侯駱賓王陶元亮謝臯羽文文山方正學輩也大率才與不才各居其半此造化定數何但文人至於小節細行如司馬竊貨幼輿折齒一一論之宇宙之內當無全人蓋由才名時代所忌未免一人吹毛而衆人吠聲耳偶發此論爲千古文人吐氣

得官失官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武昌覘之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賤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職盡無耶旣而曰亦得亦得略不介意夫官爵身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爲法失官者當以婁師德爲法

晉宋相類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歲宋納賈似道女爲后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歲二代之事偶類如此

有意無意

與人不可不察言色然一以承望言色爲事則佞矣作事不可不遠嫌疑然一以存避嫌疑爲心則僞矣作文不可不識忌諱然一以避人忌諱爲旨則諛矣仕宦不可不得名譽然一以要獵名譽爲務則躁矣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精騎羸卒

用兵多而不整不若寡而整治家富而不飭不若貧而飭學問汗漫而無用不若簡約而有裁故古人有精騎羸卒之喻

裴行儉惠遠

裴行儉不取賂賓王而取蘇味道然味道摸稜取容而賓王文章節義鷓與鳳也惠遠不交謝靈運而交盧循然盧循么麼草寇而靈運曠世逸才艾與蘭也乃世猶以一君爲知人嗚乎目

論耳食其來久矣

始皇馬道

秦始皇築長城而令萬世無胡虜之患馬道請
鏤九經刻板而令萬世有書籍之樂此兩人者
有大功於萬世而論者猶然少之何也

物類相報

雞食蜈蚣而雞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
蛇死蝦蟇溺其骨皆化爲水山中田鼠食菅葦
而鼠齒至堅唯管葦擊之輒碎鱧鰻蚊螿卽死
而其骨乾薰之蚊翅足皆落物類之相報如此
至於蚊母鳥口吐出蚊而其翅爲扇獨辟蚊則
理有不可曉者

物有相反

睡蓮晝舒水面夜縮入水夢草晝則入地夜則
復出懶婦魚脂歡樂則明紡績則暗寧王燭靜
坐則明喧呼則昏蚌淚晝物晝暗夜明沃焦石
磨永晝物夜隱晝見花有晝開夜合荷有夜舒
晝卷弱水雖毛羽亦沉澄綠水雖金石亦浮

寇萊公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往往黜落人教公增年數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然公後當拜相時上媿其少乃服地黃胡茯以變其鬚髮此其爲欺不尤甚乎當由始進之初意氣尚銳富貴已極躁心難持耳

矯鎮軍心

梟鳴牙帳孽徵也而謝艾以博得梟者勝竟破石勒渡江麾折凶兆也而劉裕以覆舟之戰如

是竟破盧循水變爲血怪事也而孝恭以公祐授首之徵果平僭亂乃知吉凶元無定則抑亦以軍心易惑故矯語以鎮之耳此其法皆本太公用洗兵甲之說

人不可廢言

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上式之奸以楊國忠而能知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故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今一時相廢而所用之人所行之法悉皆更易非公論也

神仙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爲近若遇富貴得意卽眞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落凡凡人哉

吉凶無定

雀生鸛吉祥也而王偃亡國芝生寢瑞徵也而

王黼僂身醜生蓮花嘉兆也而滕景直謝世猶大能言凶兆也而龔紀登第梟鳴屋上俗忌也而張率更改官

后羿子美

俗說羿善射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然其妻竊不死之藥奔入月而不能射也唐時人有病瘡者子美謂吾詩可以療之及誦至子章饑饉血饑餬手提擲還崔大夫瘡病果愈然子美詩有三年猶病瘡一鬼不銷亡之語何不自誦

其詩以斷之也事之相舛可笑如此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爲譁宴享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豕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爲醬人皆笑之以爲蠻俗而禮有蚘醢以爲珍味蚘卽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實非蝦蟇而周禮有蜩氏漢宗廟有菹蠹蜩蠹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爲苟簡也

大臣德量

昔人謂察見淵魚者不祥故古之大臣皆德量汪洋然後能爲國家造福曹參與史歌呼相應丙吉吐茵不問王始興公常言謂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宋范質謂鼻吸三斗醇醋方可作宰相范峒言坐狝毛人精神須帶半睡乃知含菴不盡非徒爲治亦可保身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王榮老過楊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研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草應物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

得行禱於水府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不知水鬼要此何用政可發一笑也

神仙所謫

富貴壽考之人多從仙籍謫來然意念稍差便去三千里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以穢惡蒜齏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媪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失色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

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揚收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輔竟殛南荒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張士遜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曰不爾當位極人臣此數人者唯鄴侯太傅以功名終餘皆不免墮落信哉仙分之難也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入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得一鏡照入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見頤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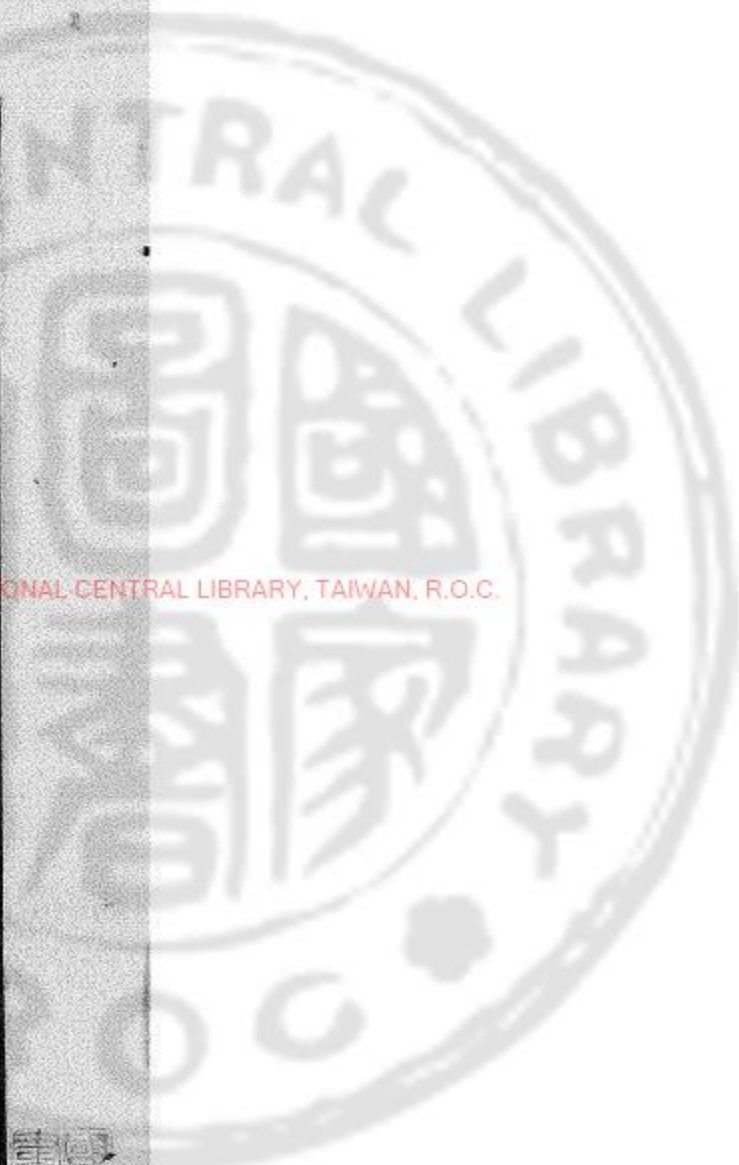
天於人厚

有鵠處卽有犀以解鵠毒有瘴處卽有檳榔以

文海披沙 卷六
解瘴氣有人面蛇處卽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蟲
處卽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
亡之時真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文海披沙卷之六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七

毀祠毀佛

蕪長公命相

葬

戮妬婦

肉名

山資

人不如物

知味

男色

貧富相形

拾遺

石匠賢不肖

盛姬

物壽人夭



三字名字

晚達

蘓子瞻

大臣有壽

節省

所愛甚於生

托名

諂人無益

愛鵝

才士傲忽

口業報應

娶瞽女

祭古人

替代

大學士

用人

聚書

死生存命

牡丹花會

世俗之變

落雁破柴

改忌日生日

左手書

杜撰

食人

生易

申胥伍胥

晉乘檣杪

先絡

陶穀何郟韓璜

婦人拜跪

誥勅

一至十字

一日是兩日

西遊記

既入其筮

富貴不樂

兄弟詩

奢僭之報

婣隸有見解

古今人心不同

與蘇

謝靈運詩

與晉書

晉書

與晉書

晉書

與晉書

晉書

與晉書

晉書

與晉書

晉書



文海披沙卷之七

晉安謝肇淛著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劭掇禍毀佛一也
傳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
言狄傳之勝邪而但言顧崔之受報至於奉道
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為兵解故其迷
惑至死而不悟也

蘇長公命相

蘓長公云退之以磨蝎爲命宮而僕以磨蝎爲身宮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誦則命信不可違矣然公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躡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之言又中矣

墓

古人之墓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嘗擇年月也已丑墓敬嬴雨不克墓庚寅日中而墓未嘗擇日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繇長者未嘗乏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人之遺體經數十年終朽殯宮者比比而是至

於年月避忌信若著蔡奉若神明既葬之後少
有言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
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勅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
聞之賜以酖酒而皆不食竟勅侍女別居是以
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太祖高皇帝
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上賜侍女王悅其

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怙上詰
再三始具對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
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
解之各以一臠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
尚在坐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
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
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

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

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麟兒也肉磨者晉宦者

也晉世祖時人肉超者魏餘下卒也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為官俸祿不薄而官者亦不矯激求名以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為三逕之資王彥之為太守暮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王述為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自止及後為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

為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官情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以遂其隱今之仕者靦顏相載固不足道而人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善人風哉

人不如物

鳥以孝名鵲以義著雉以介顯雉以貞稱雁燕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鶩能却盜鵠可代奴人不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為難。如易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柰，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為勞薪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鶩，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恐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為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

貧富相形，雖英傑未免動色。陶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曰：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

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沈腦屑和臘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后起夏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堂進無論煬帝徽宗亾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嘻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閩州人閩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

夏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卽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鐫字強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清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

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忽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既曰殤祀則不應葬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吊而命太子爲之主且謚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

三十有九日殤耶總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物壽人天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情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天人有知而物無知也然則槁木死灰身名俱滅卽壽何益

三字名字

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佖
令受三字字者屈無爲字無不字張天錫字公
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呂望爲口實然望之年紀他無
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
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年太公始卒當
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說恐
未必真世所傳梁顥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

以七十三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盡然惟唐杜
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
榜而金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
晚達者此其最矣

蕪子瞻

蕪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
一刻閒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
事至循後圃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
下在惠州作桂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

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
幾焚室廬以意爲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槓
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靜
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未
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太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
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 國朝劉太師健魏文
莊驥皆近百歲董太宗伯份陸太宗伯樹聲皆
九十餘畢大家宰鏘年九十有二見在家瞿鏞
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
麗正是聖主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
文瓘爲侍中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
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
不稱其職當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
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虛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

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

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名有甚於生者范雲將與冊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璪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非虜調給甚厚璪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愛利有甚於生者王冀公延一方士求長生之術方士教以絕色懿公曰如此卽壽千歲何益

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興書竊人之書以爲己作者也周秦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騷以己之書嫁名於人入者也竊爲己作者不過穿窬之心嫁名於人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李德裕門人韋瓘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凝作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銍作托名柳宗元碧雲

馱是襄陽魏秦作托名梅聖俞

諂人無益

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符堅
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濬私
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
諂人者亦何益哉

愛鶩

王逸少愛鶩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鬪水牛人
之嗜好出於性成卽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

素正乃謂鶩頸類州書腕法故右軍愛之然則
驢鳴牛鬪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
坑塹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洵不識豆
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
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入自非美事二人者侯
洵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
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栢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庭栢處其間無不相怨詈絕交者庭栢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短長其害甚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

言者不懼哉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亦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婚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二君固皆義士然庭式

華陰娶瞽於既聘之後而永錫娶瞽於象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臯陶治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造茗者祭陸鴻漸已自可笑而爲盜者祭柝跖屠者祭樊噲造菜菔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爲作醮祈禳以紙爲人名爲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及讀閒窻括異志

載荆南都頭李遇病困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蘓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爲替代云乃知此俗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乎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眞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贊密

勿然秩止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卽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推埋卜式牧羊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匹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選士舉則不得登顯要非讀書中秘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

摘蜂起一涉註誤擯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實由文囿之不疎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兩且憶蕙苾之懼每憶叔原事爲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興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
候門墻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
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遇一
且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卽聞變作宋苗
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
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
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
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儋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
山花艸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楊
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會用花數萬朵以爲屏
帳至樑棟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儼
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卽判
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
始知公之爲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
下吟賞爲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
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爲真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爲主而世却貴白者黑者紅者梅以白爲主而世却貴緋者絳者墨取其黑而必貴香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斲紋世俗之偏難以枚舉

落雁破柴

黃巢軍號爲雁兒李克用選精卒號落鴈都周世宗伐蜀蜀軍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改忌日生日

唐權龍褒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犬突入龍褒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

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時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祖恕弟林蓁左手作書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古人不相及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按杜默濮人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其後落魄不護名節爲時所薄此豈盡不合格律者叢書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粲常蒸小兒以爲膳唐高瓚蒸妾食之嚴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也未有生噉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拔刀剗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噉數百人

卽虎狼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圻不塌而生后稷太妣洩於豕牢而產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覆楚兩人也而越絕伍胥亦作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晉乘檣杙

晉乘傳權篇與楚檣杙主臆篇如出一手其為

後人贗作無疑

先絡

王上惑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檣過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乘小船至父沒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遣上尚書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絡楚道張帛帛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世鮮知之

陶穀何郟韓璜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驛卒之女所詐慙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郟按節成都欲察文潞公不法事及爲張俞家姬所染不發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鐵贓私郊迎之時辭色凌厲不交一談及爲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舞羞愧夜遁三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爲酒色所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者苞苴一入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

尚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辨能辨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恩考績封贈方用勅誥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卑為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州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王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二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二也參亦無字按東哲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參娥之房參即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參政奈何不作奈乎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奈悉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夏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勉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道

西游記

俗傳有西游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讀者皆嗤其俚妄余謂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州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器各以其名進之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游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莛

王勉夫野客叢書大類論衡其所辨者皆不必辨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解孟子既入其苙云世人以苙爲蘭非也苙香艸甘苙之類豚之所甘夫苙之爲香艸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既入其香艸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官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爲人所羨慕然當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

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富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庭力憊髓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爲宰相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將相勞身以爲天下當其在已辭之不得猶可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豈非愚之甚哉

兄弟詩

陳思王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
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
時爲弟兄嗟夫人以么麼財帛而令兄弟操戈
閱牆者讀一詩而不感動悲夫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劭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
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祈福也李文饒一杯
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
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
嘗點燈雖厠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
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
小片以爲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爲
之張江陵予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竈釜二百
他不論也奢僭如此不亾何待

婢隸有見解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卽爲中
風仆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儉郎君乎宋御

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
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又數四卽直其槌
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
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
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
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
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奇節也古以進取

而今借以肆詈勸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
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
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
幽冥

文海披沙卷之七終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八

藏書

食異

一字師

精思亭

夢

王涯

好名

知時

燈婢燭奴

明道雜誌誤

人與雷鬪

父母子弟

楊果宗李偉

焦門宣室

海口之異

詩賦

心同報異

異常之物有怪

中國媿於夷狄

白敏中

末藝不遇

尤物移人

守錢奴

服藥

人臣專殺

野史言

畫簾緒論

兩頭撥

范質

戒殺

忽雷

涉世

賢士有助

龍虎

洗浴

曆日

妬婦

人不易知

抵鵲代薪

晚節不終

得名之難

義

影異

文海披沙卷之八

藏書

晉安謝肇淛著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鄴侯牙籤三萬
至新若手未觸謝暉手自校讎列二十厨沈麟
手寫細書滿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卽錄所藏雖
少精皆可傳非徒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
子弟兵燹之手故杜進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陳亞

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時
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
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籜卽萬語諄諄安能
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
勝於無賴子架上鼠喫雀汗揩几和泥也趙文
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几
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
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
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此言可

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故李德裕平泉
木石諱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者復爲誰
空悲昔人有夏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歎羊棗鯁鯁魚雖稍與人殊然亦口實所
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爪
劉邕之嗜瘡痂李棟之服人精似於奇疾殆非
人理 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
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

文海披沙 卷八
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爲一枝齊已拜爲一字師
後齊已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爲在迥又
拜爲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
之句蕭楚材改恨爲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爲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卽處
其中李林甫爲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

家則入其中每有喜色而出卽數十人家破矣
秦檜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每屬文
將起草卽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
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爲國或以爲文而
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日進夢還筆而才盡夢遺錦而
思日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
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真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

文海披沙 卷八
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衰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爲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罔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侔於內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宦官意亦甚善。謀疎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爲碑，自紀勲績。一沈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爲谷，浚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蘓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勲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榜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鶯鶴皆能警夜，雀能知更，鳥能報曉，猿知報時，蜂能知早晚，衙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沈湎淫縱，俾畫作

夜者曾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
達旦目爲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
束帶使執畫燭目爲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
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爲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
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絲衣
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誌誤

張文潛明道雜誌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
宣城去江百里爲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
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
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爲誤云求夢須眠不眠
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
同夢而未嘗眠耳作如此解何異痴人前說夢
耶

人與雷鬪

齊菑丘訴爲雷所擊二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

目晉揚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
 股落地不能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鬪常
 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稍大呼繞浮屠而走雷
 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
 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
 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噉之人呼為忽雷陳鸞
 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刃
 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之人遠徙避
 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

石中塞其鱗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
 害時人目為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
 祖謝過責之乃解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瑛
 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叻何以帥群
 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
 褒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
 汝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遇歡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疾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潸然出涕使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果宗李偉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者躬在鎗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卽以其第賜之國朝世宗時六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二

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今上卽位尊爲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偉二事合若符契

焦門宣室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

手口之異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大叔廣談辯摯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

光庭以閻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儒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爲漢賦之艷而脞寧爲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爲晚唐之巧而傷

寧爲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爲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殺之須臾爲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怪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怪未可遽指爲瑞唐李

宗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子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賓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班蛇蟠其中葺臯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以進御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會昌中舍元殿換一柱構巨材人貪重賞於齶屋絕險處得一異木徑將袤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奏聞開斧之日歛有狂生遶木歎息其聲甚厲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計殷殷血流驚

問之曰浚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爲殿柱至期必簸揚淪沒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草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徃反旣久液汁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穎士湮沈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爲國師

龜山晦翁流落賤窳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
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
拔其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其白許諾俄而
甚至左右以他出對其遲迴而出白知遽躍出
呼之回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
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
敏中今當并取賀拔其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

之風今人貧賤之交驩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
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
李德裕也

未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爲上造皇后
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
又造指南車撲滿欵器數事屢欲召見卽值宮
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
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

文海樓抄 卷八
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圻壤卒不獲賞國
朝戴文進畫甲江南宜廟聞其名召之及進
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遇合若
或尼之況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
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
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
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守錢奴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餓色藏積一庫
自係篋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
惟著敝禪而積絹至一萬疋其所藏蓄並歸天
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
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爲
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
沮鄧生平不用爲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鴛
以自食方動筋骨哽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

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吝嗇常食陳物纔
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豐盛
叟問其業答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
食利但存其本不望贏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
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並夢爲人
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竝卒官
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爲子孫守錢猶
可言也至爲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
奉養且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偃佺食
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
八年而隱形韓衆服菖蒲十二年而身生毛冬
袒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
頃餌楮實一年老夏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
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朮十一年身輕楚子
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
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

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
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
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
之治病且不能況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爲北平守斬灞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來不
報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捐殄公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稱朕之指哉胡建爲北軍將監御史穿北門以
爲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且至堂下拜謁
命走卒搜御史下卽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
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揚國忠翰適入朝
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劔南西川節度
使勅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罪杖
而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

翰決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啟
臣子專殺之端不可爲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囚堯大甲殺伊尹群仙通鑑言舜聽
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穆公
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爲神人
鼎鑊七日顏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鉤
戈夫人尸蛻而空紕繆矣實誤人不少

畫簾緒論

讀胡太初畫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
率相似而御史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
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
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揆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
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
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
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

今之納戶終日俟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為周宰相頗負才望一旦失節於宋太祖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續耳其言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醪則可作宰相此與蕪味道摸稜之旨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必趨利必歸己害必歸人殺機甚矣忍於人而不忍於物即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呵詆列聖直疑自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入無間地獄矣

忽雷

鱐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鬪人號忽雷秦叔寶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子琵琶名遶殿雷

涉世

涉世未深者其英氣可與有爲而未免有挂漏萬之病涉世太深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違時難在少年百折不挫斯爲大勇

賢士有助

古自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耳之霸樂羊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雋不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

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巖之誼女成之也張九齡之忠讜鄒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豢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公遇真龍則失色却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地由是觀之爵祿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淡然無欲之人刀鏃可以及功名之徒不可以

文海秘抄卷八
加鴻飛冥冥之士

洗浴

何修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
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間一爲之輒破
財失事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
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
人頰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
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
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

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
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
爐妙香未嘗斯須忒側也然亦勞矣當特與王
介甫同時其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
生蟣蟲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絕倒也

曆日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
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
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

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議之遂
爲定式不知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
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淒然有物化之
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
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
可以遠避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
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

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啣恨忍耻沒世吞聲人
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妬
悍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太聲霹靂起
於床簀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
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
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楚拔其
鬚髮血肉狼籍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
神氣索莫月餘亦卒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
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
豈非宿冤哉

人不易知

季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
所識葺臯不禮於婦翁蕪頰常奴於其父人不
易知骨肉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
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抵鵲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

故知荆山之岷玉必不以抵鵲季倫之爨蠟必
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爲曹節所烹肉髡錯以
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爲分司御
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而卒緣宦
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
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僞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竄
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平之所守若兩

截人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
樵蘓並鑿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
壹借譽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
逋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味道賞而廣平重敬之
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媚伎而
不容文人傲睨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
其同異異己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

生其間吠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
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
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
尊懷王爲義帝猶假帝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
曰義嘴衣外別安襖曰義襖唐人謂假髻爲義
髻彈箏假甲曰義甲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
者衆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尚有義田義塚

則義之爲說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爲外亦自有見

影異

酉陽雜俎載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怪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則陸所見亦偶然也金陵牛首塔影閉平門則影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余

屢見之久亦不以爲異矣金陵狹邪在氏所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堵屋許樓外樹影扶踈如畫鳥飛蝶過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涼洗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指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蕪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親見之此亦異矣

文海披沙卷之八終

寶曆己卯季秋

皇都書林

勢州津立界

山形屋傳右衛門

二條柳馬場東入町

安田千助

間之町御池上町

權兵衛

堀川通高辻上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皇都書林
 寶曆己卯季秋
 勢州津立界
 山形屋傳右衛門
 二條柳馬場東入町
 安田千助
 間之町御池上町
 權兵衛
 堀川通高辻上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